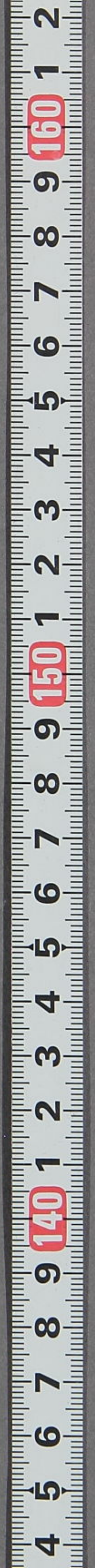


春秋左氏傳評林

林註
五

宣公
元年
文公
十有六年

仁12
2207
5



信 2207 5

左傳評林

音註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正解卷之二十

明吳興凌稚隆以棟父原本

日本播州與田元繼

志季父輯著

程頤魯齊既先約盟而公稱疾不往

乃使季孫行父會

故齊侯不及盟

孫覺視朝之禮廢

自文公始不曰始

不視朝者或行而

或廢也

齊履謙謁上曰告

臨下曰視閭不告

月簡宗廟也四不

視朔厭朝政也

戴溪秦楚相遠其

所以得伐庸者由

魯文公四

梅谿 林堯叟唐翁

經十有六年庚戌春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地

侯弗及盟及與夏五月公四不視朝諸侯每月必告朔聽政因

朝於廟今公以疾闕不得視朝於廟今公以疾闕不得視六月戊辰公子遂及

齊侯盟于鄆丘齊地信公疾且以賂秋八月辛未

夫人姜氏薨僖公夫人文公母也斂泉臺泉臺臺名毀壞之也楚人

秦人巴人滅庸冬十有一月宋人弑其君杵臼昭公

弑弟文公鮑立

巴蜀以通道
傳十六年

陳傅良凡平雖內
不書

李九我魯為齊弱
既執其親戚命使

又伐其邊隅與國
文公不敢抗而求

與之和又恐不利
於已故托疾而使

大夫蒞其事因齊
不肯而懼故使襄

仲納賂要盟此數
事雖文公息政實

畏齊稱疾而視朝
亦因此廢也

鄭玉魯因蛇妖毀
泉臺以惑眾固有

罪矣苟不因蛇妖
而毀之亦徒勞百

姓之力彰先祖之
過而已何益於政

治哉

齊履謙毀泉臺穀
梁氏曰喪不貳事

貳事緩喪也昭十
一年大蒐于比蒲

左氏亦曰君有大
喪國不廢蒐有三

年之喪而無一日
之感二傳正相發

明

王荆石為賈之謀
以弱為強師叔之

謀以強為弱兩策
甚合兵法所以滅

庸而能復振
按阪高雖險地不

可必恃二能字有
味

傳十六年春王正月及齊平齊前年再伐魯魯為受弱故平公有疾

使季文子會齊侯于陽穀季文子即行父請盟侯為盟

齊侯不肯齊懿公不肯與盟曰請俟君閒間疾瘳也言請魯

如夏五月公四不視朔見經疾也公以疾病四不視朔公使

襄仲納賂于齊侯公以齊侯不及盟故故盟于鄆丘

如先君之數自伯禽至僖公十七君秋八月辛未

聲姜薨即文公母毀泉臺魯人以為蛇妖所出楚大饑

于大林戎陳師于楚大林之邑又伐其東南又伐楚之東南鄙至于陽

丘陽丘楚邑以侵訾枝訾枝亦楚邑庸人帥羣蠻以叛楚

麇人帥百濮聚於選百濮夷也選楚地

於是申息之北門不啟楚以蠻夷俱叛故謀徙於阪高

楚人謀徙於阪高故謀徙於阪高不可言不可徙我

能往我若能往寇亦能往寇賊亦能往不如伐庸不如

夫麇與百濮夫麇與百濮謂我饑不能師謂我

故伐我也故敢以師伐我也若我出師若我出師必懼

百濮離居百濮無屯聚皆離散而居將各

走其邑將各走其邑誰暇謀人誰暇謀人乃出師乃出師旬

左傳平水卷二十一

左傳平水卷二十一

孫贛是質語以調鍊故不覺其質

孫執升前之出師

不足而示以有餘

虞詡之增竈也後

之七北有餘而示

以不足孫贛之增

竈也謀臣如此天

固不能為之災

增補合注楊憲被

囚逸歸欲復就句

滋之大師合兵復

進

楊升菴楚欲知庸

師虛實故偽使楊

憲為所囚而因得

其情於逸歸之之

且

金履祥楚莊初年

內有開克公子癸

之亂外有庸麋之

難而卒以霸禍患

之有益入國如此

離

陳傅良羣蠻從楚

子盟傳見楚子書

有五日

凡十日

百濮乃罷

百濮見楚出師乃散歸

自廬以往

自楚廬

邑以往

振廩同食

振發倉廩上下同食無異饌

次于句滋

楚師次舍于句

使廬戢黎侵庸

戢黎廬大夫

及庸方城

方城

庸人逐之

囚于揚窓

羣蠻聚焉

羣蠻皆聚於此

復大師

且起王卒

合而後進

與

師合勢而後

師叔曰

不可

言不可復大師

遇以驕之

彼驕我怒

而後

楚屢敗故怒

可克

先君蚡冒所以服陘隰也

又與之遇

蚡冒楚武王諸

父也陘隰地名

蚡音粉冒首報及陘音刑隘音習

又與之遇

武王諸

又與庸

七遇皆北

唯裨條魚之

七合皆北走軍走曰

人實逐之

楚不足與戰矣

遂不設備

遂不

騎而

楚子乘駟會師于臨品

子越自石溪

子越即

守之

楚子乘駟會師于臨品

子越自石溪

子越即

備

楚子乘駟會師于臨品

子越自石溪

子越即

臨品

分為二隊

子越自石溪

子越即

駟音日

分為二隊

子越自石溪

子越即

子貝自伋

以伐庸

秦人巴人

秦人巴人

從楚師

羣蠻從楚子盟

遂滅

遂滅

庸

宋公子鮑禮於國人

鮑昭公庶弟

鮑昭公庶弟

於宋國

宋饑

竭其粟而貸之

公于鮑自竭其

之風又加一倍此

宋饑

竭其粟而貸之

公于鮑自竭其

齊田之備也寫出

年自七十以上

無不

無不

深情厚貌龍給機

年自七十以上

無不

無不

彭士望聞齊商人

宋饑

竭其粟而貸之

公于鮑自竭其

之風又加一倍此

年自七十以上

無不

無不

卷之二

二

王元美公子鮑好
施而昭公無道此
充早之有甘露也
安得不奪之國

經世鈔襄夫人乃
襄王之姊考叔帶
之生至今幾七十
年乃襄王之弟也
則襄夫人之年老
可知乃欲下通嫡
孫奇哉豈昭公之
黨造此謗耶
彭家屋襄夫人年
七十餘而通公子
鮑武后年及八十
而設奉宸府皆妖

饋詒也無不饋遺以飲食詒遺時加羞珍異時加進

珍異之味言無日不數於六卿之門無一日不造請

之門養老國之材人凡宋國有賢材之人無不事也無不尊事之

親自桓以下桓公鮑之曾祖無不恤也無不賑恤之

公子鮑美而豔貌美而色豔冷襄夫人欲通之襄夫人鮑之

而不可鮑能以禮乃助之施乃助鮑以施於昭公無

道宋昭公無君人之道國人奉公子鮑以因夫人國人惡昭公

以因襄夫人於是華元為右師華元督曾孫公孫友為左

師友目華耦為司馬代公鱗矐為司徒矐桓公孫

意諸為司城意諸公孫公子朝為司寇代華初司城

蕩卒先時公子蕩為司城而卒公孫壽辭司城壽蕩之子辭司城

物異事

請使意諸為之請使其子意諸為司城既而告人公孫壽既使

而以其意曰君無道言昭公無君人之道吾官近吾司城之懼及

焉懼禍棄官若弃司城之官則族無所庇則無以庇子

身之貳也此身之副貳也姑紆死焉且以緩吾之死雖亾子

雖子為司城有死亾之禍猶不亾族然我身尚在故既事也夫人

將使公田孟諸而殺之襄夫人將使昭公田獵于公

知之昭公盡以寶行盡以宋國蕩意諸曰謂公盍適

諸侯何不往公曰答意不能其大夫謂公子至于

君祖母謂襄夫人以及國人謂得罪諸侯誰納我諸侯誰肯納我

死而併遂其族以及其父則其難不

尤速哉人臣固隨分以明節可也

族焉疑於知難然使文公惡意諸之

經世鈔因田而殺於宋且既為人君且既立為宋之君矣而又為人臣今奔他國是又為人

盈城著而逐之也臣不如死不如死之為愈盡以其寶賜左右盡以所載宋國之寶分賜左右

如是彭士望不如死而使行而使行以避難夫人使謂司城襄夫人使人告司城蕩意諸去公

昭公對曰意諸臣之言已既為昭公之臣而逃其難而逃避昭公之難

若後君何言無以冬十一月甲寅宋昭公將田孟諸

將行田未至未至孟諸之地夫人王姬使帥甸攻而殺之夫

人周襄王姊故稱王姬使人帥甸攻而殺之甸音奠蕩意諸死之蕩意諸從

公而書曰宋人弑其君杵臼經君無道也稱人以弑

文公即位即公子鮑使母弟須為司城代意華耦

卒耦為司馬而使蕩虺為司馬虺意諸之弟代華耦

經十有七年辛亥春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自閔

四月癸亥葬我小君聲姜齊侯伐我西鄙齊侯會于扈西當為

六月癸未公及齊侯盟于穀諸侯會于扈諸侯會于扈昭

秋公至自穀無冬公子遂如齊昭

傳十七年春晉荀林父衛孔達陳公孫寧鄭石楚伐

宋見經討曰何故弑君何故弑猶立文公而還

雖討弑君猶據經卿不書失其所也失其所也失其所

立文公而歸書人卿不書失其所也失其所也失其所

月癸亥葬聲姜聲姜前年有齊難魯有齊國是以緩

人大夫諸侯之貴是以緩

莒書法皆變蓋自其君無道而亂臣

賊子皆有所因也補注為司馬傳見

惟殺蕩意諸右師以下皆在位

文經十七年陸淳左氏云卿不

書失其所也啖子曰案春秋不命之

卿例書人非貶也若命卿失所即貶

稱人不命者貶又如何書之

汪克寬一扈之會皆取賂而還見利

而忘義也陳際泰于扈而散

言諸侯伐宋而並人大夫諸侯之貴

加於大夫而于扈踰五月○齊侯伐我北鄙釋經西襄仲請盟公子遂

也其位也彌尊則齊六月盟于穀晉不能救故魯○晉侯蒐于黃父治

高閼公不與扈之兵也黃父晉地遂復合諸侯于扈傳不列諸國而

會而及齊盟穀荷名黑壤父音甫平宋也平宋亂也公不與會魯公不與

免齊難書至自穀五年會扈之諸侯可知也○復浮去難去聲下同書曰諸侯經不列

公已與齊侯盟而與音齊難故也有齊難故不與會書曰諸侯序諸國

遂復往者政在遂故也無功也刺欲平宋於是晉侯不見鄭伯於是扈之會

鄭穆鄭穆以為貳於楚也以鄭伯為有貳心於楚鄭子家使執訊而

與之書子家公子歸生也以告趙宣子子家為書曰

與之事君時蔡未服晉故鄭九月文二年蔡侯入于

敝邑以行蔡莊侯自鄭敝邑以侯宣多之難宜多既

恃寵寡君是以不得與蔡侯偕鄭穆公懼難是以不

十一月其年十克滅侯宣多少能滅損而隨蔡侯以

朝于執事難未盡已而隨蔡侯之後十二年六月魯

公十年歸生佐寡君之嫡夷歸生即子家輔佐穆以請

陳侯于楚陳共公欲朝晉畏楚不敢而朝諸君楚既

乃待陳侯故鄭大子為陳請朝于楚而朝諸君許朝

以歲陳事以勅成陳侯十五年五月魯文公陳侯自

敝邑往朝于君陳靈公初即位往年正月魯文公燭

之武往朝夷也鄭大夫燭之武相八月前年寡君又

為正告反藏
相訓勅無之義
傳先無之義

典澹

王季重詳叙三年

中所朝之數而併

述其月其詞實覺

宋則鄭貳蓋晉惡

也安得濫焉討之

子家
趙盾

王元美晉不能討

會恒序諸侯於是

雖霸王在焉亦不

補注陳氏云傳釋

宋以立文公

篡弑之罪而姑平

經世鈔不能討其

故也

傳十七年

公

我服也

宜子家之貽書不

鍾伯敬子家之書

婉而有情又有不

可玩之威所以晉

人竟屈其說辭之

往朝鄭穆公又親以陳蔡之密通於楚密通比近也

之比近而不敢貳焉則敝邑之故也則以

彌縫相雖敝邑之事君雖鄭國之何以不免何以不

在位之中言穆公在一朝于襄文二十一年一朝而再見

于君文二十三年十六年再朝夷與狐之二三臣夷謂

與鄭伯之二三臣相繼朝聘于雖我小國

雖我鄭則蔑以過之矣則無以復今大國曰今晉國

爾未逞吾志爾之事我未足敝邑有公鄭國但有無

以加焉無以復增加古人有言舉古人之言曰畏首畏尾

言人之一身既畏身其餘幾則身中不畏者餘有幾

服處云
鹿困不
恃死不
音不也
也音是

鍾伯敬此言晉之南畏楚則中間之不又曰鹿死不擇音音所林鹿之

不加以德音而亂以激之則以人道相事不德則其鹿也

而趨於險地言事勢既急則將求命之罔

極言晉靈命令亦知亡矣鄭國亦知不將悉敝賦賦

也古者以田賦兵故兵謂以待於儵儵晉鄭之竟欲

之賦言將悉索鄭國之兵以兵距晉○儵

唯執事命之命其進退文公二年六月壬申鄭

公二年六月壬申魯莊公朝于齊鄭文公往四年二

月壬戌魯莊公二十為齊侵蔡鄭為齊討蔡亦獲成於

孫鑛正理實論

止書此

穆文熙鄭人之言
婉而有理中不
盡之威所以晉人
屈服

邱維屏文字到樸
直無文處乃是至
文左傳中如是文
絕少

陳傳良為質焉傳
言晉之不競
同上飲酒也為成
元年王師敗起

李卓吾不言伐魯
而言食魯之麥甚
文而婉

左傳詩林卷二十

楚鄭亦與居大國之間介居齊楚二大國之間而從於強令而

於豪強此言鄭文公背齊從楚亦非其罪豈其罪也蓋遠引前事之驗以為近世之論

大國若弗圖言晉國若不圖無所逃命計之命言將

也晉晉鞏朔行成於鄭晉服其言故使大趙穿公壻

池為質焉趙穿晉卿公壻也晉侯女壻復使二

秋周甘歆敗戎于邠歆周大夫邠垂周地為成元

音觸邠音審乘其飲酒也乘戎飲酒醉而敗之附冬十月鄭大子

夷石楚為質于晉夷靈公也石楚鄭大夫為質襄

仲如齊子遂拜穀之盟在六月復曰復命臣聞以臣齊

人將食魯之麥言齊人將伐魯以臣觀之若以臣所

將不能齊將不齊君之語偷且偷苟臧文仲有言昔臧

有曰民主偷必死言為民之主而苟

經十有八年壬子春王二月丁丑公薨于臺下秦

伯瑩卒康公卒子共公立瑩音鸞夏五月戊戌齊人弒其君

商人懿公弒兄六月癸酉葬我君文公秋公子

遂叔孫得臣如齊行非相為介冬十月子卒先

既葬不稱君者魯人諱弒以夫人姜氏歸于齊君

季孫行父如齊無莒弒其君庶其稱君名

傳十八年春齊侯戒師期將以而有疾而有疾醫曰齊

不及秋將死言齊侯之病公聞之公聞上曰炮龜

文經十八年

黃正憲前書毀泉
臺此書公薨于臺

下即其地耶信如
左氏之說則蛇之
妖乃不係於聲姜

而係於文公者矣
高閼書齊人弒以
誅亂賊之黨且見

齊無臣子而商人
得遂為君也
陳傳良惡位未定

則其稱子某成之
為在喪之君也凡
君在喪恒稱子未

墓稱子某成之為
在喪之君以弒罪

左傳詩林卷二十

二

罪宣公也
傳十八年

凌稚隆文公安於
寡息荒怠政事逆
祀崇而君臣之分
絕世室壞而宗廟
之敬衰公孫敖違
命而不能刑齊商
人侵辱而不能抗
又使寵妾匹婦強
臣擅政尸未寒而
冢嗣見戕是不足
庇其妻子也文之
為君亦未矣
汪克寬或謂因隕
而斃不能順受其
正故以非命而終
今雖莫考其詳然
經書載於臺下則
其失正終之道亦

其遲
尚無及期尚庶幾也庶幾齊侯先師期死惠伯令龜惠伯以卜

卜楚丘占之魯大卜楚丘視龜兆占之曰齊侯不及期言齊懿公不及師期

非疾也將見弒君亦不聞魯君亦不聞令龜有

咎言惠伯令龜亦有凶咎見於卜兆為惠伯死張本二月丁丑公薨果如楚

齊懿公之為公子也在十四年以前與邴歆之父爭田邴與

歆之父有田邑之爭歆音觸下同弗勝懿公弗勝及即位及即位乃掘而別

之時邴歆之父已死乃掘其尸而別斷其足而使歆僕而使邴歆為御納閭

職之妻奪閭職之妻而納之官中而使職驂乘驂乘陪乘也

夏五月公游于申池齊南城西門名申門齊城無池唯此門左右有池疑此即是二人浴于池邴歆閭職浴于池水歆以扑扶職扑筆也扶擊也

可敗矣

穆文熙懿公多行不道又密通仇雠安得不敗所以既弒而齊人終無憾之者也
補注謀弒懿公稱人從赴例在十六年杜陳說皆非

湯睡菴二卿之行非相為介蓋以兩事行也襄仲專為謀立宣公托以卿賀立君一卿拜墓而已以大事陰謀欲面見齊侯而決蓋身在使外而

扑蓬入職怒職被扶歆曰歆謂人奪女妻而不怒言

公奪女之妻而不怒一扶女以龜一擊女庸何傷用何

職曰職答與則其父而弗能病者言懿公別汝之

恨何如言猶愈於此也乃謀弒懿公乃相與謀納諸竹中納

公於申池之竹中傳焚申池之竹木是此池有竹也歸舍爵而行二人歸齊飲

去言齊人惡懿公舍音赦齊人立公子元元桓公子是為惠公○六

月葬文公五月葬○秋襄仲莊叔如齊即公子遂惠公

立故襄仲賀且拜葬也莊叔謝齊來會葬○文公二妃魯文

夫人敬嬴生宣公宣公文敬嬴敬嬴有嬖寵於文公而私事

襄仲而私事宣公長及宣公長成而屬諸襄仲敬嬴

二九

托以使其行耳
經世鈔凡有奸人
秉政欲行廢奪之
事吾既以為不可
則必思有以處之
徒以口舌爭而優
游不斷機事不密
則坐以待君弑身
死而已矣觀襄仲
之事盜知季友誅
叔牙為當義故聖
人深有所取也
穆文熙襄仲弑嫡
立庶又詐殺惠伯
弑逆憑其胸臆而
人無敢如之何推
勢所積蓋非一日
矣
增補合注惡雖已
死未告外人故襄

仲故以其子託
之○屬音燭
襄仲欲立之
以爲君
叔仲不可
仲見于齊侯而請之
齊侯欲立宣公○見
齊侯新立
是時齊惠
公新得國
而欲親魯
魯親睦
許之
宣公
冬十月仲殺惡及視
襄仲殺太子惡及其
母弟視視不書賤之
而立宣
公而立宣
書曰子卒
諱之也
諱子惡
仲以君命召
惠伯
襄仲詐以子惡之
命召叔仲惠伯
其宰公冉務人止之
惠伯之
命召叔仲惠伯
曰入必死
言若入公
叔仲曰死君命可
也
惠伯言死於
公冉務人曰若君命
可死
也
君命可也
非君命
若非子
惡之命
何聽
雖死而
弗聽
惠伯不
乃入
殺而埋之馬矢之中
襄仲殺惠伯而
埋馬廐矢糞之

仲詐以子惡之命
召惠伯使入
補注傳見惡不書
弑杜陳說皆非既
莖未踰年不稱君
當以公羊為正劉
氏曰杜云先君既
莖不稱君者魯人
諱弑以未成君書
之非也假令不諱
遂書公薨乎一年
不二君之義何所
施此乃明稱君者
之不以莖為限果
矣
王元美伍尚召於
楚平惠伯召於宣
公皆君命也皆死
尚往以父質也惠
伯何居宣公與聞

中
公冉務人奉其帑以奔蔡
公冉務人乃奉惠伯
既
而復叔仲氏
復叔仲氏
不絕其後
夫人姜氏歸于齊
姜氏惡
出姜
大歸也
大歸而不返也嫌與有
將行
去魯
哭
而過市
哀哭而過
曰天乎
呼天
仲爲不道
襄仲
殺適
立庶
太子惡嫡子而殺之
宣公
市人皆哭
魯之市人
聞此言皆
哭
魯人謂之哀姜
所謂出姜
不允於魯
莖紀公莖君之
號長子名僕
又生季佗
佗音馳下同
愛季佗而黜
僕
愛次子故
且多行無禮於國
紀公又多行無禮
因
國人以弑紀公
太子僕因國人之
怒而弑其父紀公
以其寶玉來奔
紀
公之寶玉
納諸宣公
諸魯宣公
公命與之邑
宣公命
與

殺惡之謀其忍惠伯蓋欲成其謀耳而惠伯以君命故竟蹈其難好仁不好學其敝也惠惠伯之謂矣是故伍尚死以成孝惠伯之死愚哉

孫鑄平舖之文太板而實乏跌宕流走之趣不為佳補注陳氏曰傳言僕弒紀公而書國吳徵如左氏之言則是以大子弒父也春秋何以書國弒乎且僕既與國人同弒君則當自立矣又何以奔魯乎疑僕因國人下

曰今日必授言今日必授太子以邑季文子使司寇出諸

竟季文子使魯司寇出境曰今日必達言今日必達

公問其故宣公問季文子季文子使大史克對對答

曰先大夫臧文仲教行父事君之禮言季文子嘗受

行父奉以周旋行父奉文仲之後以周旋弗敢失隊不敢棄失曰

見有禮於其君者有禮謂恪守名分事之則當敬如

孝子之養父母也如孝子之養父母盡其見無禮於

其君者無禮謂奸犯名分誅之則當誅如鷹鷂之逐

鳥雀也如鷲鳥之逐鳥雀盡其先君周公制周禮昔

先君周公制禮曰則以觀德則者君臣父子兄弟夫婦

為吉德違此法則為凶德故以觀德德以處事德之吉凶所以事以度

功事之是非所以量度功功以食民功之成否所以

○食作誓命周公又作曰毀則為賊毀壞法則則掩賊

為藏掩匿也掩匿賊竊賄為盜竊賄財則盜器為姦

器國用也盜國主藏之名以掩賊賴姦之用賴姦器

為大凶德毀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有常無赦周有

無有在九刑不忌誓命以下皆九行父還觀莒僕父

反觀莒僕之一無一事莫可則也可則法孝敬忠信為吉德

孝於事親敬於事君忠以盜賊藏姦為凶德盜謂竊

處己信以待人是為吉德夫莒僕夫莒僕則其孝敬若法則

毀則藏謂掩賊姦謂盜器是為凶德夫莒僕夫莒僕則其孝敬若法則

以字當作之字謂僕因國人之弒君懼并及禍而來奔也

直氏行父歷數莒僕之惡當矣而不

知襄仲之惡近在

目前而不能止反

與之先後如齊以

求昏與會焉是陷

身於盜賊黨而不

自知也

陳卧子此篇凡二

段前段引周禮誓

命以明莒僕之不

可不去後段引元

愷四凶以明莒僕

之不可不誅豐麗

嚴整

則弑君父矣則弑紀公之君父矣則其忠信若法則其忠信則竊寶玉則竊寶玉

則竊寶玉則竊寶玉其人若論其人則盜賊也則有盜賊之行其器若論其器則

姦兆也則為姦邪之兆域保而利之若保其人而利其物則主藏也則

我有主以訓則昏若以教訓則為昏亂民無則焉無一事可為

不度於善敬忠信之善而皆在於凶德而皆在於盜賊藏姦

是以去之是以逐去莠僕而不聽少留也昔高陽氏有才

子八人高陽帝顓頊之號蒼舒、檮杌、檮杌、大臨、危降

庭堅、仲容、叔達此即垂益禹皋陶之倫庭堅、皋陶字

齊聖、廣淵齊中也聖、廣也。明允、篤誠廣天也淵、深也。

天下之民言天下之民以見謂之八

愷愷和也言八人有此八德之和也愷音凱

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此八人亦其苗裔

稷契、朱、虎、熊、羆之倫稷契朱虎熊羆之倫

宣慈惠和宣徧也慈愛之出於心者也惠天下之民

謂之八元元善也言八人有此八德之善也此十六族也此八愷

世濟其美言世世成其美德不隕其名不隕墜其名以至於

堯堯不能舉舜舜不能舉堯不能舉堯不能舉舜不能舉舜不能舉

八愷舉八愷之才使主后土后土地官禹作司空以揆百

事以揆度百事莫不時序莫不地乎天成地乎天成

舉八元又舉八元之才使布五教于四方使布五教于四方

平也水土既成舉八元又舉八元之才使布五教于四方使布五教于四方

按以訓至凶德四句孝經孝優劣章文也度作宅孔傳宅居也

沈雲將高辛氏子八人堯兄弟也堯豈不知待舜舉愷主后土以揆百事地乎天成伯禹之任八元使布土教契之任元愷八人既同心且同職何別無任乎若為長佐同主一事則不宜曰十六相也且與書文亦異此非文子之謬則左氏之誇恐未可為據也

五教在寬故知父義教父母慈母慈教母兄友兄友教兄弟共

以共子孝教子內平外成內而諸夏既平外而夷狄亦成昔帝鴻氏

有不才子帝鴻黃掩義有義之人則掩覆而不用隱賊賊盜之人則隱庇而

必好行凶德平日所好惟行凶德醜類惡物醜惡之羣類

萬頑嚚不友與夫心不則德義之經為頑口不道忠信之言為嚚凡惡人之不可親友者

是與比周則不才子是與之比天下之民言天

民以見眾所謂之渾敦渾敦不開通之貌即驩少皞

氏有不才子少皞金天氏之號次黃毀信毀壞誠信之道廢

忠廢棄忠直之人崇飾惡言崇聚脩飾穢惡之言靖譖安於譖庸回用其

服讒讒言蒐慝求人之隱慝以誣盛德以誣盛德之士天下

之民謂之窮奇其行窮其好奇即共顓頊氏有不

才子即高陽氏不可教訓不可教訓以禮義不知詭言詭善也不

善告之則頑告以德義則頑不入於心舍之則嚚舍其忠信則嚚

音傲狼明德傲慢狼暴不脩明德以亂天常地之常理天下之

民謂之構杻構杻杻無備匹之貌即此三族也此渾敦窮奇構杻三族

世濟其凶世世成增其惡名增益其身

以至于堯堯之時堯不能去堯不能去而誅之縉

雲氏有不才子縉雲黃帝時官貪于飲食恣已冒于

貨賄冒猶貪也侵欲貪食甚則崇侈貪財甚則不可

盈厭其心侈大不可盈聚斂聚集積實充積不知紀

三傳平水卷之三十一

李登翁世儒每謂古今人相遠然元愷四凶亦同時而生在虞舜能辨取舍而已

昔僕而行父能去之恐宣公以不去之為耻行父以去之為專史克方以宣公比堯行父比舜故言堯朝有四凶堯亦不能去須賢臣而除之所以雪宣公不去之耻解行父之失也

極其家富厚不不分孤寡不分惡孤獨不恤窮匱不

恤窮困匱天下之民同以比三凶故別以比三凶

謂之饗饗貪財為饗貪食為饗舜臣堯舜相堯賓于

四門關四門達四聰流四凶族案四凶罪狀渾敦窮

奇擣杙饗饗投諸四裔投奔四凶以禦螭魅螭山神

而天下如一是以堯崩之後同心戴舜謳歌朝覲獄

舜之以為天子中國之天子以其舉十六相用八元

相八愷之十六去四凶也去渾敦窮奇擣杙故虞書數

舜之功故虞書歷數大舜曰慎徽五典慎謹也徽美

陳眉公宣公以篡常之得國而行父不討理也

願乃逐一莒僕歷數其罪而不少假借是托莒僕以劫

制宣公也彼宣公果人也固宜汗顏無地矣三家擅權

蓋始此孫應鰲行父與宣公先後如齊求昏

與會其甘心甚矣決非假托莒僕以劫待宣公

去四凶亦能去一凶人於舜之功若比於大二十

之一也是二十分庶幾免於戾乎庶幾可免於罪戾

宣公之惑釋行父之志故其言美錄宋武氏之族

惡有過辭蓋事宜也○幾音機○錄宋武氏之族

宋武公道昭公子宋文公弒昭公故武將奉司城須

之子孫族欲開道昭公之子

三傳本水卷之二十一

三十四

陳傅長討亂雖殺母弟不書

補注樂呂戴公五世孫今云曾孫誤也出世本

左傳評林卷之二十一
二十四

以作亂且將奉文公之弟十二月宋公殺母弟須司

城及昭公子武族所使戴莊桓之族戴族華樂也莊

族向魚鱗蕩也攻武氏于司馬子伯之館司馬子伯華綱也

館舍故遂出武穆之族武族作亂穆族黨使公孫師

為司城公孫師莊公之公子朝卒為司寇使樂呂為

司寇樂呂戴公之曾以靖國人以安靖宋國之人為

音註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之二十

左傳評林

明吳興凌稚隆以棟父原本日本播州與田元繼志季父輯著

音註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之二十一

梅谿 林堯叟唐翁

魯宣公一

公名倭一名接又作委文公子母敬嬴諡法善問周達曰宣

周 匡王五年魯宣公二年匡王崩弟定王立

鄭 穆公二十年魯宣公三年穆公卒靈公夷立宣四年靈公弑弟襄公堅立

齊 惠公元年魯宣公十年惠公卒子頃公無野立

宋 文公元年

晉 靈公繼霸十三年趙盾為政魯宣公二年靈公弑成公黑臀立宣八年卻缺為政宣九年成公卒子

景公儒立宣十二年荀林父為政宣十六年士會為政宣十七年卻克為政

左傳卷二十一
宣公二十七年
夏六月齊人取濟西田

衛 成公二十七年魯宣公九年成公卒子穆公遯立

蔡 文侯四年魯宣公十七年文侯卒子景侯固立

曹 文公十年魯宣公十四年文公卒子宣公廬立

陳 靈公六年魯宣公十年靈公弒子成公午立

杞 桓公二十九年

薛 詳見僖公元年

莒 季佗元年

邾 定公六年

許 昭公十四年魯宣公十七年昭公卒靈公立

小邾 詳見僖公元年

楚 莊王六年魯宣公十一年盟辰陵討陳春秋始子楚莊王以霸宣十一年楚孫叔敖為令尹宣十二年敗晉于邲宣十八年莊王卒共王立

秦 共公元年魯宣公四年共公卒桓公立

吳 詳見隱公元年及成公元年

越 詳見隱公元年

經 元年癸丑春王正月公即位無傳○公子遂如齊逆

女 卿為君逆也不譏喪娶者不待賤責而自明也○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

自齊 稱婦有姑之辭不書氏史闕文○夏季孫行父如齊○晉放其

大夫胥甲父于衛 放者受罪黜免者之以遠○公會齊侯于平州

公子遂如齊 ○六月齊人取濟西田魯以賂齊齊人

宣經元年
邵寶即位之禮行則書之不行則否文成以下六君皆行之隱以為攝而不必行莊閔傳則繼故而不忍行者也桓之行桓之志也宣之行宣之志也趙匡書以者不當也葉夢得文與宣皆喪娶也故出姜逆不稱氏穆姜至亦齊地

不稱氏其為貶之不用師徒故曰取
道同也何以不於
其逆焉逆者未成
婦也至者已成婦
也
李夷稱國以故
與稱國殺大夫同
張洽不討有罪固
晉之無義而亦未
至如楷王之罪大
也鄭舍晉從楚故
稱人
家鉞翁不言晉會
四國而言四國會
晉嘉四國也諸侯
多從楚而四國去
楚即晉春秋雖惡
趙盾未嘗絕晉也
傳元年
陳傅良傳言逆稱

秋邾子來朝
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
晉趙盾帥師救陳
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棗林伐鄭
冬晉趙穿帥師侵崇
晉人宋人伐鄭
傳元年春王正月公子遂如齊逆女
尊君命也
婦姜至自齊
尊夫人也
夏季文子如齊
納賂以

請會
晉人討不用命者
放胥甲父于衛
而立胥克
先辛奔齊
會于平州以定公位
東門襄仲如齊拜成
為立公故
人之弒昭公也
晉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宋
宋及晉平
宋文公受盟于晉
將為魯討齊
故將為魯

如以君為尊至稱
夫人以夫人為尊
成十四年傳曰稱曲
於險故治其罪
夫人妄加之也傳
無以公子為族之
義也
凌稚隆河曲之役
及今八年矣而始
討不用命者且趙
穿之罪浮於胥甲
而獨放一胥甲則
執政者之私也故
先儒曰放胥甲者
弒夷臯之兆
張我纒趙穿之罪
浮于胥甲放甲而
不及牽盾之私耳
異日桃園之弒盾
能違其責乎
宣公篡立未列於
會故以賂請之
晉人討不用命者
年戰河
胥甲趙穿當軍門
呼今胥甲獨當罪
辛
之屬
會于平州以定公位
篡立者諸侯既與之會
則不得復討臣子殺之
會
東門襄仲如齊拜成
謝得
會也
六
濟西故曹地倍三十
一年晉文公以分魯
為立公故
以賂齊也
季文子納賂
請會故也
宋
晉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宋
宋及晉平
宋文公受盟于晉
傳猶
立文
將為魯討齊
齊屢伐魯
故將為魯

補注定公位杜氏謂當時事情有此非謂齊侯之罪隱而難見故明書取田以著其罪春秋取田邑皆敗之曰人罪其擅取也惟齊景為昭公取取以其取不為已得恃書其爵沈澤民齊桓侵蔡遂伐楚以蔡近楚遠欲伐楚道先由蔡也楚莊侵陳遂侵宋以陳近宋遠欲侵宋道先由陳也此皆一君圖伯之舉也補注凡楚救不悉成於秦

皆取賂而還文十五年十七年鄭穆公曰晉不足與也鄭穆公見晉無能遂受盟于楚鄭於是始背陳共公之卒卒在文十三年楚人不禮焉楚之甲葬陳靈公受盟于晉十四年盟新城十七年兩盟扈秋楚子侵陳遂侵宋見經晉趙盾帥師救陳宋楚伐陳宋故救之會于棗林會諸侯于棗林以伐鄭也以諸侯伐鄭楚為賈救鄭鄭故遇于北林與師相遇於囚晉解揚解揚晉大夫晉人乃還還歸晉欲求成於秦晉欲與秦為和趙穿曰我侵崇言我以師侵崇秦急崇崇以崇為急必救之秦必來救崇吾以求成焉我因崇而求成秦弗與成秦知其計故弗與成冬趙穿侵崇乃以師侵崇秦弗與成故弗與成

善陳氏云楚救必不能而後書詳見屬辭程端學書此見大夫專兵侵伐亦以序晉靈見弑之漸毛晉驟諫一字非所以待庸暴甚矣宣子之無術也僅以身免竟得惡名無術也夫評楚驟諫有急遽之意諫而不入之事跡亦見明年言晉伯所以衰而楚所以橫行于中國也

宣經三年徐彥宋鄭皆言帥師者其將皆尊其傳二年春鄭公子歸生受命于楚伐宋受楚人伐宋之命宋王崩無傳匡王崩弟定王立陳人侵鄭大夫主戰於是始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弑其君夷臯靈公弑成冬十月乙亥天

師皆衆故也

高閔自是楚與晉

爭晉不能競反有

弑逆之禍於是楚

並自肆明年遂有

問鼎之事

程頤趙穿弑君人

誰不知若趙盾之

罪非春秋書之更

無入知之也

傳二年

趙鵬飛鄭伐宋而

以宋主之春秋被

伐者爲主例之常

也楚未嘗伐鄭鄭

穆無讐而從楚晉

再伐而不及固已

悖矣今乃爲楚伐

宋可勝責乎華元

兵敗身獲而無貶

華元樂呂御之禦鄭歸生之二月壬子戰于大棘宋

師敗績見經囚華元獲樂呂非元帥也傳言囚華元

獲樂呂以明華元生獲故得見贖而還及甲車四百六十乘甲車每兵

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俘二百五十人俘獲馘百人馘取左耳

蝟狂狡輅鄭人狂狡宋大夫輅迎也鄭人入于井鄭

入于井以避之倒戟而出之狂狡自倒其戟以聽獲狂狡狂

禽也宜其反爲戎昭戎軍制也昭明也果毅以聽之

果敢也毅必行也聽謂常存之謂禮軍禮殺敵爲果

敢於殺於耳著於心想聞其命令致果爲毅必行其果敢以易之狂狡倒戟之

戮也受戮之道也將戰宋師將華元殺羊食士食享也

羊爲羹以享戰食音嗣其御羊斟不與羊羹闕少故分不及

不與弗與於享也及戰及大棘曰疇昔之羊疇昔猶前

怨華元分羹不及已故也子爲政子謂華元爲政猶言

今日之事今日御車我爲政我羊斟自謂爲政猶

與入鄭師與華元入故敗故宋師敗而華君子謂

羊斟非人也君子謂羊斟非以其私憾以其羊羹敗

國殄民敗亂國事於是刑孰大焉於是當罪論詩所

謂人之無良者詩小雅義取不良其羊斟之謂乎其

斟當此詩之義乎殘民以逞殘害宋國之宋人以兵車百

不與華元所以致

辭傷其力不敵而類

左傳卷二十一

禍也若羊斟則誠

戮餘矣

孫鑛為政一字絕

附見詩所謂人之

無良詩大雅角弓

又庸風鷄之奔

孫鑛只乎字住常

格也復出殘民以

逞句振起甚勁有

勢

經世鈔元從容于

入宋而急遽于逃

歸何也懼賂畢而

中變也情勢固有

然者然殊失大臣

之體若晉叔向魯

叔孫昭子之徒決

不爾矣

同上非馬其人也

此猶有岨強之氣

忿怒之情

孔尚典享士而親

近之御士不與自

是元失歸而慰之

元亦自悔矣

陸粲羊斟以飲食

之故喪三軍陷元

帥則非萃氏之讐

乘 每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蓋甲士
三百人步卒七千二百人 ○乘去聲 文馬百駟
四馬為駟每車四馬駕之百
乘故畫馬為文者四百匹 以贖華元于鄭 宋人以
賢故 半入 兵車文馬之 華元逃歸 時鄭人以宋納賂
贖之 贖半入鄭國 告而入 後宋城門而見
華元得乘 立于門外 門之外 告而入 後宋城門而見
叔牂 叔牂即羊斟 華元既歸 曰子之馬然也 因慰撫
之馬 驅入鄭 對曰 羊斟 非馬也 罪也 其人也 罪
也 蓋羊斟知前言 既合而來奔 合猶答也 羊斟既答
已顯 故不敢讓罪 華元為植 植將主也 華元
宋城 宋國有城 華元為植 為築城之將主 巡功 巡行
功役 城者 謳曰 築城者 謳歌 曰 睥其目 睥大目也 言華
之事 睥其腹 睥大腹也 言華元 乘甲而復 復言復歸
上 睥其腹 腹大 ○睥音婆 乘甲而復 復言復歸

于思于思 于思多鬢貌 譏華 乘甲復來 言上師 使其
驂 謂之 華元亦答歌 而使其 曰牛則有皮 言牛有
為 犀兕尚多 犀兕野獸 言犀兕之皮尚 棄甲則那 猶
甲 何也 言棄 役人曰 役人又歌 從其有皮 從使有皮
甲則何害 以答之 曰 華元曰去之 其驂乘使
漆若何 何如丹而漆之使益 華元曰去之 其驂乘使
勿復答 夫 言此 其口眾我寡 言我一人之口不足以
而去之 夫 役夫之眾 傳見華元
寬而容眾 秦師伐晉以報崇也 侵崇在 遂圍焦 焦
不諱其過 邑 河外 夏晉趙盾救焦 秦 遂自陰地及諸侯之師侵鄭
陰地 晉河南山北自上洛以東 以報大棘之役 在今
至陸渾 蓋自此道會諸侯侵鄭 年二

楚闞椒救鄭 越椒 曰能欲諸侯 侯言能欲諸 而惡其

思來 劫音思

左傳卷二十一

八六

昔人言水山脈... 歷分相... 者皆能... 品余於... 左氏叙... 事亦云

不應使驟乘相復... 待其再悔而後去... 則國政之夜體失... 法多矣... 顧炎武直言之曰... 耶長言之曰奈何... 一也... 經世鈔言皮雖多... 亦可惜丹漆舊注... 非... 鍾伯敬若不解其... 乘甲二字之意者... 滑督得妙... 張半菴華元使驟... 乘與城者對答其... 量雖宏其於官民... 之體亦甚煬數不... 肅... 經世鈔萃元曰去... 之為句夫字屬下

難乎而惡救鄭禦晉之遂次于鄭師先次于鄭以待... 晉師時晉師未至鄭趙盾曰彼宗競于楚趙盾見闕... 言曰彼闕椒宗族競強于楚國蓋闕... 椒若敖之族自子文以來世為令尹... 言闕之庶幾... 將死於禍矣姑益其疾蓋以競強為闕椒之疾病故... 乃去之趙盾乃以諸侯去鄭不與闕椒爭傳言趙... 晉靈公不君晉靈無君厚斂以彫牆厚重也重賦而觀其辟... 從臺上彈人遊於臺上伺過其而觀其辟... 九也九彈子也觀人之善避宰夫胹熊蹯不熟胹煮也熊... 宰夫之尸於於使婦人載以過朝不欲令人知之故使... 奮奮音本使婦人載以過朝婦人載以過晉朝

一段中... 見君臣... 相構

助語舊注連上讀... 作役夫非... 陳傅良侵鄭經自... 此三年不書晉師... 今案二國大夫傳... 失其名氏孔氏謂... 實微者非也... 王元美盾以全晉... 之力諸侯之師而... 避一闕椒何哉蓋... 盾本無欲戰之心... 而然為弑逆之謀... 故姑托為之辭以... 解於眾於是楚遂... 蓋張明年楚且有... 問鼎之舉皆盾致... 之也... 鍾伯敬置春過朝... 事靈公所諱士季

趙盾士季見其手士季即士會一臣見問其故問婦... 宰夫被宰夫之尸而患之而患靈公將諫進諫士季曰謂趙... 諫而不入公而不受則莫之繼也則莫之或會... 請先士會請不入若靈公則子繼之則使趙盾二進... 及溜溜屋雷即中堂也士會三進三伏而公而後視... 公知士會欲諫故佯不視溜溜去聲曰吾知所過矣乃迎謂... 我自知將改之將改其所為誓首而對士會乃稽首盡曰... 人誰無過言凡人所為過而能改有過失而善莫大... 焉遷善之道詩曰蕩詩靡不有初莫不有初言人君之道鮮... 克有終少能有終者也夫如是夫如是則能補過... 謹終如始之難

三專平水... 卷二十一... 七

此事視之乃知左

二字三晉文

亦不宜指此為謀無惑其不之改也孫鑣先點出不君是提綱法

者鮮矣補其過失者少矣君能有終今靈公始雖有過能改過遷善是有終也則社稷之固也則安固社稷之道豈唯羣臣賴之豈晉之羣臣之所依賴又曰又舉大雅衮職有闕衮君能服言服衮之唯仲山甫補之仲山甫宣王之相言能諫君以補其過補過也詩人之意美其能補過也君能補過今靈公能補其過衮不廢矣則常保君位服衮衣無廢棄矣猶不改雖靈公答士會如宣子驟諫趙宣子驟數趙宣子驟數公患之靈公以宣子為己患使鉏麇賊之靈公使鉏麇賊之寢門闕矣寢門闕矣而假寐不解衣服坐寢退歎而言鉏麇見之不覺曰

明言

有繼也評苑公思入諫已姑飾辭以拒之經世鈔急二先說非是認過總不使他開口絮聒以認過為護過又是一種不可與言學術比拒諫人更狠同上觀婦人載以過朝及患之靈公猶畏盾也盾于此不能行廢置則當從容以處之驟諫不已殺身而已穆文鳳鉏麇以刺客而死仁義彌明以僕夫而死主人一時奇氣可想可慕

不怠恭敬言趙盾盛服坐雖民之主也如此則是賊民之主以為萬民之主而賊害之不忠忠者不為棄君之命受晉君之命以殺而廢不信信者不為有一於此苟有一端於此不如死也死以免飲趙盾酒晉靈公設計飲宣伏甲將攻之伏甲將攻之伏甲士將攻趙盾而其右提彌明知之趙盾之車右提彌明知其謀趨登趨而曰臣待君宴言臣待君宴飲之禮過三爵爵飲酒器言非禮也非飲禮遂扶以下遂扶趙公喉夫葵焉葵猛犬也靈公喉使猛犬齧盾想是明搏而殺之明即提彌明盾曰棄人用犬言靈公失人心雖猛何為言犬雖猛何所能為不過

王荆石驟諫不惟無以動聽且將惡其煩而致之禍鉅魔之賊有以也經世鈔麈固義烈之士也使麈深于學問則當反告靈公方為誦護不聽自殺以悟君可也

子田於首山先時趙宣子田獵於晉之首山舍于翳桑舍止于翳桑見靈輒餓靈輒晉人宣子問其病曰不食三日矣靈輒答言飢餓食之宣子賜官三年矣靈輒既食其半乃問之未知母之存否宣子問何曰今近焉家近請以遺之請以所留半食歸使盡而與為公介介甲士也既而靈輒與倒戟以禦公徒既

高四尺曰葵李笠翁麈之死固善然宣子為政之良諫君之直麈胡不聞之乃以假寐為賢使不及其假寐也則固以賊之矣是宣子大德不見赦而以小敬免也

靈輒倒戟而免之靈輒對對曰靈輒對翳桑之餓人也言昔餓翳桑母子俱問其名居與其姓名不告而退不望報故遂自亡也乙丑趙穿攻靈公於桃園穿趙盾之從父昆弟宣子未出山而復時趙盾已出奔未出晉大史書大史董狐也趙盾弑其君趙穿實弑靈公以示於朝以示晉宣子曰不然宣子曰弑君對曰董狐子為正卿言宣子為不越竟其出亡也不越竟而適不討賊其及國也不非子而誰宣子曰烏呼宣子欲言我之懷矣逸詩也言人自貽

同上問其名居不
苦姓名固高單括
出此一句使千載
後恩怨赫然

滙參遂自凶也凶
字結上通下註屬
靈輒誤言趙宣子

李筮翁靈公欲殺
盾日乃謀弑靈公
遂使趙穿攻於挑
園者情也謀既定
則出奔以待其舉
事則復以成其
亂者跡也盾蓋主
謀穿恃從之其王
導之與王敦乎

補注傳於趙盾雀
抒弑君見齊晉史
臣以直筆為官守

與魯史講內惡不
同日弑其君乃錄
外之辭殺梁云弑
公是矣

胡安定非子而誰
不越竟反不討
賊是相偽出而實
與聞乎故也

李筮翁此非夫子
之言也盾非果奔
也故未出山實使
屏季也故不討賊

子書誠因董狐之
舊豈又為是言乎
而為趙盾謀也且
盾弑君之惡矣縱
使越境又安免弑

逆之罪乎以是知
決非夫子之言也
補注孔子曰以下

伊感則自遺其我之謂矣
言我因懷戀晉國以及此
憂如上文逸詩兩句之謂

孔子曰舉孔董狐言晉史
董狐言晉史古之良史也
良者也

書法不隱以其不隱趙盾弑
君之罪而直書之趙宣子
趙盾言晉卿古之良

大夫也古大夫之為法受惡
善其為董狐史法而受
弑君之惡名○為去聲

惜也可惜其所見越竟乃免
杜氏以為越竟則君臣
之義絕可以不討賊遂

致議論紛紛或疑以為非孔子之言思按此越竟乃
免當為遂奔他國則弑在出奔之後可免弑君之名

非謂越竟而反可不討賊得免弑君之名也上文
不越竟反不討賊亦是兩事不可與此相牽

子使趙穿逆公子黑臀于周黑臀晉文公而立之
子○臀音豚而立之

之以為壬申朝于武宮成公立故朝于
晉武公之廟○初麗姬之

亂在傳四年麗音驪詛無畜羣公子
詛盟誓無畜養羣公子於晉國自是晉

無公族無公子故廢及成公即位及今年成
公即位乃宦卿

之適子宦仕也乃使卿之嫡而為之田
為實以為公

族以為公又宦其餘子餘子嫡子之母弟也
亦為餘

子亦治餘其庶子為公行庶子妾子也掌率公
晉於

是有公族餘子公行皆晉始趙盾請以括為公族
括

盾之異母弟趙姬之中子曰君姬氏之愛子也
趙姬

女成公妹故曰君姬微君姬氏若無君則臣狄人也
文公

古傳言木卷二十一

古傳言木卷二十一

伊感則自遺其我之謂矣言我因懷戀晉國以及此
憂如上文逸詩兩句之謂

孔子曰舉孔董狐言晉史古之良史也良者也

書法不隱以其不隱趙盾弑君之罪而直書之趙宣子
趙盾言晉卿古之良

大夫也古大夫之為法受惡善其為董狐史法而受
弑君之惡名○為去聲

惜也可惜其所見越竟乃免杜氏以為越竟則君臣
之義絕可以不討賊遂

致議論紛紛或疑以為非孔子之言思按此越竟乃
免當為遂奔他國則弑在出奔之後可免弑君之名

非謂越竟而反可不討賊得免弑君之名也上文
不越竟反不討賊亦是兩事不可與此相牽

子使趙穿逆公子黑臀于周黑臀晉文公而立之
子○臀音豚而立之

之以為壬申朝于武宮成公立故朝于晉武公之廟
○初麗姬之

亂在傳四年麗音驪詛無畜羣公子詛盟誓無畜養
羣公子於晉國自是晉

無公族無公子故廢及成公即位及今年成公即位
乃宦卿

之適子宦仕也乃使卿之嫡而為之田為實以為公

族以為公又宦其餘子餘子嫡子之母弟也亦為餘

子亦治餘其庶子為公行庶子妾子也掌率公晉於

是有公族餘子公行皆晉始趙盾請以括為公族括

盾之異母弟趙姬之中子曰君姬氏之愛子也趙姬

女成公妹故曰君姬微君姬氏若無君則臣狄人也
文公

盾狄外孫也姬氏逆公許之言而許之冬趙盾為旄

車之族旄車公行之官盾本卿嫡其子使屏季以其

故族為公族大夫盾以其故官屬與

屏季使為衰之適

古傳言木卷二十一

古傳言木卷二十一

左傳言本卷二十一

乃肩子孫託聖人之言為其祖分惡

至穀梁時猶有謂盾為忠臣者

附見張隧謂惜也者惜董狐之言也

非惜宣子之不能免也

彭家屛宣子使趙穿再接此五字絃

跡了然

補注而立之於此

見盾與穿志同逆新君不使他人而

使穿欲免穿於討也

石星屏括之賢不及趙盾盾之薦括

竟使為適古人不念人德若此末世

其鮮矣余用憮然邱維屏無公族而以卿之適子為公族國終歸於世卿已矣曹丕不親親而國卒歸司馬父子之勢自如此

宣經三年

按先儒謂郊牛之口有之字緩辭成七年饑鼠食郊牛

無之字急辭

家錢翁桓王七年而後莖議緩也匡王四月而亟莖議速也

張洽赤白二秋尚赤衣白衣也

家鉞為秋忽分為二春秋著赤秋白

經三年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

不郊牛不稱牲猶三望○葬匡王無傳四月○楚子

伐陸渾之戎○夏楚人侵鄭○秋赤狄侵齊見經先

儒謂唐叔子孫別在狄者○宋師圍曹○冬十月丙戌鄭伯蘭卒

穆公卒靈○葬鄭穆公無傳

傳三年春不郊而望不郊祀天而望祭星辰山川皆非禮也

禮也猶三望祭郊之屬也郊天之屬事屬音蜀不郊既不郊祀上帝

亦無望可也亦無望祭可也○錄晉侯伐鄭晉成公不合諸侯自以晉師伐

鄭及鄭鄭地鄭音延鄭及晉平鄭服於晉士會入盟晉士會入盟鄭

伯○楚子伐陸渾之戎在伊川遂至於雒遂至雒水觀

兵於周疆周都洛陽故楚至伊維而觀兵於周室之疆界定王使王孫滿勞

楚子王孫滿周大夫問勞去聲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鼎

之九鼎也三代相傳以為寶楚子對曰王孫滿答楚子在德

不在鼎言大小輕重示欲偪周取天下昔夏之方有德也昔夏禹

盛遠方圖物遠方之國皆圖畫山川奇異之物而獻之貢金九牧使九州

鑄鼎象物乃以九牧之金鑄為九鼎象所圖物著之於鼎百物而為之

備圖鬼神百物之形使民知神姦使民盡知鬼神奸邪之情狀故

民入川澤山林高流為川卑淤為澤高峻為山深密為林不逢不若不遇

不順螭魅罔兩螭山神獸形魅老精物罔兩水神莫能逢之民皆知

而善避之故用能協于上下民用此道故無災以承

怪莫能遇

怪莫能遇

怪莫能遇

怪莫能遇

狄之號其後晉滅赤狄因其分也先儒以赤狄為唐叔子孫似未必然

三年黃仲炎魯郊僭禮也郊牛之口傷收

禮之中又知天意之不享也補注學者乃議其不郊為非禮豈知禮哉

孫鑛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亦只是問問非是示福

第其意却有觀觀孫應鰲王孫滿一言而周鼎重於萬鈞夏之方有德以

下見在德不在鼎也成王定鼎於郊廓以下見天祚明德有所底止皆所以折不臣之心

呂東萊諸言禹鑄鼎其事不經見故儒者疑之其信有焉殆亦紀治水之迹著其貢賦之名數以視後人耳何至圖怪如滿所云哉或曰鼎啓鑄也經世鈔讀此乃知鑄鼎之利民用古聖人不作無益如此山海經非徒博物之謂按書名誥疏云九牧貢金為鼎故稱

天休以承上天桀有昏德夏之季世鼎遷于商商湯放桀

九鼎載祀六百爾雅云商曰祀唐虞曰載周曰年夏曰歲商紂暴虐紂行暴虐鼎遷于周周武王伐紂德之

休明當三代君德休美光明之時雖小則九鼎雖小重也有德則重不可遷移其

姦回昏亂及姦慝回邪昏迷暴亂之時雖大則九鼎雖大輕也無德則輕言可

遷天祚明德言天祚明德之君有所底止底致也言有所致止之時○底音旨

成王定鼎于郊廓郊廓即洛陽武王遷之成十世三十蓋定鼎之時上至十當傳世三十君十當載祀天所命也此蓋

夏楚人侵鄭鄭即晉故也今春及晉平故○宋文公即位

三年乃魯文公十八年殺母弟須及昭公子事並在武氏之本年傳武氏之

謀也武氏謀奉母弟須及昭公子以作亂使戴桓之族攻武氏于司馬

子伯之館事並在武氏之十八年武穆之族以曹師伐宋武穆之族怒其出已秋宋師圍曹報武氏

之亂也報武氏以亂也○冬鄭穆公卒見經初鄭文

公有賤妾曰燕姑鄭文公穆公父燕姑穆公母○姑其乙其吉二反夢天使與已蘭蘭香草與已○已音紀曰余為伯儵且謂姑

名為伯儵儵音綱余而祖也姑南燕姓伯儵南燕祖以是為

而子以此蘭為汝之子以蘭有國香以蘭草之傾國人服媚之如

九鼎其實一鼎然鼎之上備載九州山川異物又可疑評苑鄭鄭東周之王城也成王成武王之志定見于此魏懿辭義典嚴楚隱窺之而滿頭折之固是辭令一道穆文熙楚子問周甚於晉文請遂周臣能以德折之所延一綫之脈陳傅良未可問傅言晉衰楚窺周室滙參開筆作態不白不可問而曰未可問回復得又決絕又委婉也

是令人之服汝子愛既而文公見之既而鄭文公與

之蘭以蘭與而御之使薦辭曰姑以辭妾不才謙言

能若夫幸將不信見信敢徵蘭乎賜蘭

之月為懷子月數公曰諾鄭文公生穆公果生子是

名之曰蘭因命之文公報鄭子之妃曰陳媯鄭子即

律淫季父之妻曰報媯九危反生子華子臧陳媯

子臧得罪而出子臧得罪於誘子華而殺之南里陳媯

南里鄭地在使盜殺子臧于陳宋之間在僖二又娶

于江鄭文公又生公子士江女朝于楚從鄭伯楚人

酖之楚人以酖及葉而死歸及葉地而又娶于蘇鄭

公又娶于蘇蘇蒙內諸侯生子瑕子俞彌子俞彌

洩駕惡賤鄭大夫洩駕惡公子瑕文公亦惡之鄭文

惡公故不立也故不立瑕公逐羣公子鄭文公惡羣

公子蘭奔晉蘭亦見從晉文公伐鄭在僖三石癸

曰石癸鄭吾聞以吾聞姬姑耦姬姑二姓其子孫必蕃

言其所生之子孫必所聞姑吉人也姑姓之女為后稷妃

后稷之元妃也元妃大今公子蘭今公子姑甥也南

姑氏之天或啓之必將為君必將為君其後

必蕃其後代先納之若先道可以亢寵亢極也可以

與孔將鉅侯宣多納之乃三人定計盟于大宮而立

其亂此穆公所以能

評苑國香言其香可貴不與常品

高閔秋宋師圍曹武氏之亂非曹人

所致也宋不能內睦九族而興兵以

圍人之國不亦左乎

按夢是燕姑未見文公之時也

至百穀蘭為芳草此穆公所以能

三傳平水卷二十一

八十三

同也服佩也古人以香草為佩猶愛也言汝人尊愛汝也如服瘞此蘭也未幾文公見燕姑而悅之

孫執此記卒也願言其始生奇矣忽入夢蘭事甚奇源二本二說到后稷吉人更奇刈蘭而卒大奇明是鄭穆公一篇外傳揚升菴以夢蘭生以刈蘭死數誠前設也

音註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二十一

左傳評林

明 吳興凌稚隆 以棟父 原本 日本播州奧田元繼 志季父 輯著

音註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二十二

梅谿 林堯叟唐翁

魯宣公一

四年丙辰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邾莒人不

肯公伐莒取向向莒邑東海承縣莒邾二國相怨故公與齊侯共平之○鄭音談向音餉

秦伯稻卒無傳共公卒桓公立○夏六月乙酉鄭公子

歸生弒其君夷靈公弒弟襄公堅立○赤狄侵齊無傳○秋公如

齊無傳○公至自齊無傳○冬楚子伐鄭

四年春公及齊侯平莒及邾見經莒人不肯不肯

公伐莒取向公怒故伐莒而取其向邑非禮也非與人為平國

左傳評林卷二十二

且曰三經可賣

宣經四年 王葆及有二義及齊公之志也及邾以大及小也 李簾宣公平莒邾而伐莒取向正與桓公平宋鄭而伐宋戰宋相類蓋二公皆不義失乎怨之本也 陸淳子公弒君之賊也其惡可知子家縱其為逆罪莫大焉書之以為首

惡所以致天下之為人臣者也春秋

以禮不以亂乎國之道當以兵亂伐而不治禮治之而至

微蓋謂此也與書趙盾之弑義同

用亂也是禍亂之道也以亂平亂復兵亂乎之何治之有

高閔以齊之強而連年為狄所侵則

於鄭靈公靈公即穆公公子宋與子家

惠公之無政可知同上公始即位公

將見子家即歸生將見子公之食指動子公即公子

子遂季孫衍父一歲而三聘齊至是

也以示子家子公以曰他日我如此言他日若必膏

亟朝於齊謹事大國以自固也

異味必得奇異之及入及二子入宰夫將解龍適見

傳四年

將解楚人所獻之龍相視而笑二子意公將享大夫

王荆石子公之食指動戲言招禍事

公問之靈公問其子家以告子家以子公之

方隱而預洩之亦能招禍

食大夫龍及靈公以龍食諸召子公而弗與也故召子公

穆文熙凡事不可先談君父之前尤

不可戲如子公子而弗與龍蓋欲子公怒染指於鼎以手指

家者可鑒也

使其指動不驗子公怒欲殺子公其

同上歸生本無意龍之

嘗之而出嘗其味以公怒靈公怒欲殺子公其

作難以子公脅從

跋扈故子公與子家謀先子公恐公殺己故與子家

之乃蒙首惡之名

曰子家謂畜老畜六畜也言六畜之老猶憚殺之猶

足也

其老而難於殺而況一國之君反謂子家

朱申以畜老擬君

而況君乎而輕弑之乎夏弑靈公

尚得為仁哉左氏

子公反謂子家懼而從之子家懼禍而夏弑靈公

所稱頌謬於聖人

子公反謂子家懼而從之子家懼禍而夏弑靈公

者往二如是讀者

二子共書曰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君不及子公權

不以泥可也

不足也子家權不足以禦亂懼懼君子曰仁而不武

補注既云懼而從

言子家初稱畜老仁也無能達也故不能自通於仁

之是與謀也權不

後不討子公是不武也無能達也道而陷弑君之罪

足乃俚俗之言非

所以釋經

經世鈔無能達也

妙語說盡古今姑

息之弊故曰惟仁

人為能愛人惡人

子家班
政而班
在子公
上也故
焉

附見弒伺也伺聞而後得其便

經世鈔立子良按公子宋弒靈公

補注凡弒君君雖無道豈臣子所當

較臣既弒君亦豈有無罪者傳謬至

此凡弒君或書賊主名或不書主名

皆從赴吉傳不知策書從赴之法而

妄為之辭故陳氏以凡例為後人依

倣鍾伯敬已留而族

凶子良何以爲心故欲以族偕亡而

卒存其族亦豈子良有心於要之哉

讓國禮也偕亡禮也偕存非禮也雖

然子良於穆之族有義不同者焉知

權者當有以處之矣而區區於存亡

之偕何居經世鈔楚司馬子

良數語有道理有力量

孫鑄敘事詳密有委越椒來曆

經世鈔以相法驗之亦是一說

穆文熙楚之有越椒猶晉之有楊食

我也天生凶逆不可馴改豈非數與

經世鈔何不言於王而殺之此時椒

其絕稱臣稱弒君者之名以示來世臣之罪也言臣之罪終為不義也鄭人

立子良鄭人欲立穆公庶子子良為君辭子良曰以賢曰以賢言若以才則

去疾不足去疾子良名則不以奉鄭之社稷以順若以長幼順序則公子堅

長堅即襄公則公子堅為長乃立襄公乃立公子堅襄公將

去穆氏襄公既立將逐穆公之子孫而舍子良以子良讓已特舍

下子良不可子良不肯為留曰穆氏宜存言穆氏宜存則固

願也願則固所願也若將亡之若將逐而亡之則亦皆亡則子良亦當與之皆

去疾何為言已何為獨留乃舍之乃皆舍穆氏不逐皆為大夫皆

鄭之大夫附錄初楚司馬子良生子越椒先時楚子良為司馬生子越椒

子文曰子文子良之兄必殺之勸其弟不舉是子是子也言子越椒之生也

熊虎之狀觀其形狀則似熊虎而豺狼之聲聽其聲音則似豺狼弗殺若

殺必滅若敖氏矣異日必以禍敗而滅其族也諺曰

俗諺之語有曰言豺狼之子心在山野不可馴服是乃狼也此越

豺狼其可畜乎其可畜而養之乎子良不可子良愛其子文子文

以為大感子文以不殺椒為大憂感及將死及子文將死聚其族乃合

氏之族而屬之曰椒也知政若越椒與知楚國之政乃速

行矣汝宗族當速行去適他國無及於難無及於越椒滅族且泣

且泣示信曰鬼猶求食人死曰鬼言鬼尚求子孫享祀之食若敖氏之鬼

則若敖氏上代祖考之為鬼者不其餒而餒也言豈不餒餓而無

及令尹子文卒子文既死鬪般為令尹鬪般子文之子子

已長大必有凶惡之跡
孔尚典子越子揚親從弟兄尚不能相容又能容焉賈平人有至戚使我害之其人他日必然害我賈智士乃貪富貴而聽之所謂利令智昏信矣

子越為司馬子越即為賈為工正工正掌百讚子揚

而殺之讚聞般於楚子越為令尹椒為令尹己為司

馬為賈為椒讚子揚而子越又惡之椒既為令尹又

乃以若敖氏之族固伯嬴於轅陽而殺之伯嬴

野楚邑將攻王子越將王以三王之子為質焉莊王

楚文成穆三王之為質弗受子越弗肯師于漳滏

子越遂進師于漳水之邊漳音章滏音筮秋七月戊戌楚子與若敖

氏戰于皐澗皐澗楚地伯棼射王伯棼即越椒射莊

石下汰輶汰過也輶車輶箭過車輶上及鼓跗跗所

鼓箭及於鼓跗也跗音膚著於丁寧丁寧鉦也箭著於丁又射

又射汰輶箭過車輶以貫笠轂兵車無蓋尊者則邊人執

曰笠轂此言箭過車輶及師懼退莊王之師見越

王之蓋笠音立轂音谷師懼退射箭異常故恐懼

而王使巡師莊王乃使人巡行曰吾先君文王克息

言昔楚先君文王克勝息國之時獲二矢焉獲三矢伯棼竊其一越

為令尹竊盡於是矣今盡用於此兩射矢鼓而進之

莊王遂鳴鼓進兵遂滅若敖氏越椒戰敗而死初若敖娶於

邲邲楚之八世祖娶邲國生鬬伯比邲女若敖卒

在春從其母畜於邲伯比父死故從其母畜淫於邲

子之女伯比私淫於邲子生子文焉淫女邲夫人使

孫鑣子文來歷丘維屋虎乳之與

熊狀豹聲相掩映

弃諸夢中

子於夢澤之中 夫人知之使弃所生之虎乳之

猛獸之虎乃邳子田見之懼而歸

以乳飼子文邳子田於夢中見之弃子

恐懼以為夫人以告邳子之夫人告以其遂使收之

邳子感其異楚人謂乳穀謂虎於菟此並楚之方言

遂使收養故命之曰鬪穀於菟故命其子名曰穀於菟

音徒菟音鳥菟故命之曰鬪穀於菟乳虎也而以鬪為氏

以其女妻伯比之伯比所淫女歸實為令尹子文

鬪穀於菟字子文鬪氏始自子文為令尹其孫箴尹克黃箴尹之官名克

之子也使之於齊時奉使往齊還及宋及至宋國聞亂

聞子越其人曰克黃之不可入矣楚國矣箴尹

曰即克黃棄君之命復命是棄君命也獨誰受之他國

獨誰受此君天也天可逃乎天威其可逃乎遂歸楚國

復命復使齊而自拘於司敗克黃乃自拘囚於楚王

思子文之治楚國也莊王思子文曰子文無後言子

無後嗣何以勸善何以勸善人為善者使復其所使克黃復其

於楚國何以勸善之為善者使復其所使克黃復其

改命曰生改命克黃之名冬楚子伐鄭經鄭未

服也前年楚侵鄭不獲成故曰未服

經五年丁巳春公如齊夏公至自齊秋九月齊

高固來逆叔姬高固齊大夫不書叔孫得臣卒無

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楚人伐鄭

傳五年春公如齊行朝高固使齊侯止公昏於公故

陳傅良經自此四年復不書楚子

左傳詳於卷三

之四

經世鈔妻伯比賈充以女妻鬪穀亦此智也

魏世徵拘於司敗黃亦知莊王賢必赦之而為是欵高允謂翟黑子曰明主可以理于此類是也不然非己之過逃而全宗何不可

李笠翁箴尹知無所逃之義申生之流也雖然申生必死箴尹不必死其無逃同其所以無逃異

經世鈔若教終以子文不綏此漢於霍氏所以為寡恩也

傳五年春公如齊

之四

宣經五年

楊士勛莒慶已發傳今重發之者莒慶小國之大夫高固齊之尊卿而娶公之同母姊妹嫌待之禮殊故發傳明其不異也李簾此書久者即胡氏所謂與師動眾賊則不討惟服鄭之為事故傳稱子經稱人敗之也楚兵三至鄭矣傳五年張氏續宣公與齊而失晉黑壤之執自取之耳況以止而婚大夫其辱不亦甚乎

補注書過也知告廟未通復發此義豈他公之行舉無過者黃仲炎魯宣公以不義得國倚強齊以自固土田薦賄王帛造庭舉千乘之國惟齊是聽今遂見偏於齊連昏於齊之大夫而不取違焉此孟子所謂人役者也陳傅良內女適諸侯諸侯遣人來逆則稱逆女非親逆故從內為稱其諸侯與大夫雖尊卑不同親迎皆當稱字以明齊也杜說

左傳評林卷二十二

使齊侯請叔姬焉留公強○夏公至自齊書過也既公

見止連昏於鄰國之臣厭尊毀列累其先君而於廟行飲至之禮故書以示過○秋九月齊

高固來逆女自為也自為親迎也故書曰逆叔姬經

書叔卿自逆也適諸侯稱女適大夫稱字所以別尊卑也此言逆叔姬蓋以卿自逆非為君逆○冬來經書高固及及馬也禮送女留其送馬譏不敢自安三月

廟見遣使及馬高固遂與叔姬俱寧故經傳具見以示譏○楚子伐鄭莊王陳及

楚平陳見楚伐鄭晉荀林父救鄭伐陳楚代鄭故救鄭陳從楚故

伐陳為明年晉衛侵陳傳

經六年戊午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夏四月○秋

八月螽無○冬十月

傳六年春晉衛侵陳見陳即楚故也及楚平○附夏

定王使子服求后于齊子服周大夫○附秋赤狄伐

晉圍懷及邢丘懷邢丘皆晉邑晉侯欲伐之晉成公欲中行

桓子曰即荀林父使疾其民使赤狄驕而數戰為民所疾惡以盈其貫貫

其惡君之習將可殪也民疾其君習俗既滿則眾莫為用一舉擊之將可盡殪○

殪音周書曰殪戎殷義取周武王以兵伐殷盡滅之此類之

謂也皆待赤狄之類也○為錄冬召桓公逆王后

于齊召桓公王卿士事不關魯故不書○錄楚人伐

鄭取成而還取成於鄭而歸九年十一月○錄鄭公子

曼滿與王子伯廖語也曼鄭大夫語相語欲為卿曼

左傳平林卷二十二

左傳平林卷二十二

六

重復水澤大過坎為卦

宣經六年

高閔趙盾前會衛侯救陳今更與衛貪爵祿其在周易觀之豐三三離下震之離三三

欲圖鄭伯廖告人伯廖聞其語曰無德而貪身無德之卿位而厚其在周易觀之豐三三離下震之離三三

傳六王

惟八月有之非經時也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于黑壤

七年春衛孫桓子來盟

且謀會晉也

夏公會齊侯伐萊不與謀

赤狄侵晉

鄭及晉平

故相鄭伯以會

王叔桓公臨之

公不朝焉

晉人止公于會

盟于黃父

公不與盟

此年伐鄭惟此年傳記取成而還故杜氏以厲之役在此傳蓋有關

宣經七年

盟于黃父

宣公不與盟以賂

之也榮也

傳七年

補注夏公會齊侯杜氏不復深考惟

詢傳為說非也劉氏曰諸侯相率而討罪伐畔則是與謀而已焉有連兵合眾人君親將而曰不與謀者哉

湯睡菴宣公專於朝齊而不事晉黑壤之執蓋自取之也然晉不討其弑君之大惡而僅以不朝小過責之又卒取賂而免安在其為盟主哉

宣經八年
荒則殺禮而不舉公夏會伐萊而秋至冬會黑壤而此年之春至其間大旱之不恤而區區以侵伐期會為急傳說彙纂仲遂不書公子杜預謂蒙上文固亦近理然其實弑君之賊春秋所誅故於其死而書名以絕之也同上檀弓仲遂卒猶釋仲尼曰非禮也卿卒不釋也高閔殺之役書及姜戎此不言及者以傳考之白狄為生也
吳徵信宣襄昭四

免納賂於晉而得免

故黑壤之盟不書據經書會不書盟

諱之也盟

經八年庚申春公至自會

傳無傳

○夏六月公子遂如齊

至黃乃復無傳蓋有疾而還大夫受命而出

○辛巳

有事于大廟仲遂卒于垂有事祭也仲遂卒與祭同日畧書有事為釋張本

齊壬午猶釋萬人去籥釋又祭陳昨日之禮所以實戶萬舞名籥管也猶者可止

之辭魯人知卿佐之喪不宜作樂而不知廢釋故內舞去籥惡其聲聞○去起呂反籥羊畧反

○戊

子夫人嬴氏薨無傳宣公母也

○晉師白狄伐秦見經

○楚人滅舒蓼無傳

○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無傳月三十日食也

○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敬嬴敬諡嬴姓也

雨不克葬庚

寅日中而克葬克成

○城平陽今泰山有平陽縣

○楚師伐

陳

傳八年春白狄及晉平白狄與晉為和

夏會晉伐秦白狄會晉伐秦

日而蘇凡死六日而復蘇醒蓋記異也

○有事于大廟襄仲卒而釋

殺諸絳市絳市晉所都之市也

六

日而蘇凡死六日而復蘇醒蓋記異也

○有事于大廟襄仲卒而釋

殺諸絳市絳市晉所都之市也

六

日而蘇凡死六日而復蘇醒蓋記異也

○有事于大廟襄仲卒而釋

殺諸絳市絳市晉所都之市也

六

日而蘇凡死六日而復蘇醒蓋記異也

○有事于大廟襄仲卒而釋

殺諸絳市絳市晉所都之市也

六

日而蘇凡死六日而復蘇醒蓋記異也

○有事于大廟襄仲卒而釋

殺諸絳市絳市晉所都之市也

六

日而蘇凡死六日而復蘇醒蓋記異也

○有事于大廟襄仲卒而釋

殺諸絳市絳市晉所都之市也

六

伐舒蓼舒蓼二國名亦

滅之滅舒蓼

楚子疆之正其疆界

及滑汭滑水名水之隈曲曰汭

盟吳越而還傳言楚疆故為

晉晉克有蠱疾晉克晉下軍佐也

使趙朔佐下軍

秋廢胥克克不可用

郤缺為政趙

趙

趙

趙

趙

趙

趙

趙

趙

趙

趙

趙

趙

趙

趙

趙

妾母詳臣皆逢君
之意而尊為夫人
也
胡盾之子代胥克為成
七年胥童怨郤氏張本
○冬葬敬嬴見經早時大

傳說彙纂雨不克
墓當從穀梁喪不
以制之說左氏以
為禮又謂禮下葬
先遠日辟不懷也
非也卜墓當先遠
日見懷親之情
既下而葬矣乃以
喪制不備失其所
下之吉不懷莫大
焉何禮之有
趙鵬飛舒同宗而
異國故得謂之群
舒杜氏以舒為舒
二國陳矣舒庸舒
鳩豈亦兩國乎
陳傅良楚子疆之

無麻麻因旱始用葛蒲葛所以引柩殯則有之以備
不熟火葬則以下柩記禮變之所

葬先遠日上葬日先辟不懷也避不懷思也
○辟音避

平陽書時也得城築○陳及晉平陳自五年從楚
楚

師伐陳以其從取成而還取成於陳而歸
傳言晉楚爭強

經九年辛酉春王正月公如齊無公至自齊無夏

仲孫蔑如京師○齊侯伐萊無○秋取根牟根牟東
傳取言公不言公非公命也○八月滕子卒昭公卒
自宣而下征伐在大夫矣

○九月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于扈扈鄭○晉

荀林父帥師伐陳○辛酉晉侯黑臀卒于扈成公卒
子景公

○冬十月癸酉衛侯鄭卒無傳成公卒○宋人圍

滕滕恃晉而宋圍滕○楚子伐鄭○晉卻缺帥師救

鄭以見晉霸之衰也○陳殺其大夫洩冶洩音泄

傳九年春王使來徵聘周定王使人來魯召聘言夏

孟獻子聘於周孟獻子即王以為有禮定王以孟獻

厚賄之厚其賄○秋取根牟見經言易也言取之

○滕昭公卒為宋圍○會于扈晉成公合討不

睦也謀齊陳陳侯不會前年陳與楚晉荀林父以諸

侯之師伐陳不書諸侯師晉侯卒于扈晉成公卒

孫復公有母喪而

宣經九年

傳見楚子再書人
王元美士喪禮潦
車載叢並縣封不
為雨止猶為之備
也宣公以國君葬
其母不能備而至
暴之野次日始卒
襄事慢親廢禮莫
此為甚而左氏以
為禮何禮也
趙鵬飛左氏曰書
時也且左氏例水
昏正而栽水昏正
夏之十月非周之
十月也今見書十
月遂謂之時是不
識夏周正朔之異
也

遠朝疆齊公之無

哀也甚矣

許翰赤狄比侵齊

不敢報萊不伐齊

而齊亟伐之可以

觀惠公畏疆陵弱

矣

汪克寬根牟蓋小

國內講滅故書取

與郭邦同昭八年

惠于紅自根牟至

於商衛即所取根

牟地

傳五年

按周衰禮廢久矣

今王使來魯不敢

斥言徵聘唯諷喻

耳故經不書杜注

言周微也或作言

周微也傳寫誤也

陳傅良傳言所以

自文公至今再書

聘今案徵者雖王

使不書說見隱五

年

張半菴皆衷其祖

服按楊升菴詩話

云相服謂日二近

哀如表

謂去齊

乃還乃還 ○冬宋人圍滕 滕恃晉而宋圍之 因其喪

也 因滕有昭 ○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於夏姬 寧

儀行父陳之二卿 夏姬鄭穆公女 陳大夫御叔之

妻 陳靈公與其二卿共與夏姬私通 ○夏戶雅反 皆

衷其相服 相服近身內衣 衷懷也 君臣皆懷夏姬近

以戲于朝 以相戲笑于朝 詩人所 洩治諫 陳大夫洩

公 曰公卿宜淫 言靈公與二卿 民無效焉 國之民人

以為且聞不令 且所聞非 君其納之 服無示淫亂 公

曰靈公告 吾能改矣 言我改其 公告二子 靈公以洩

卿 一子請殺之 諫故請殺之 公弗禁 靈公弗 遂殺洩

治 二卿遂加洩治 孔子曰詩云 舉大雅板詩 乃民之

多辟 辟邪也 言邪辟之世 民無自立辟 此辟字法也

世不自立法危行 其洩治之謂乎 言洩治不能知此

言孫也 ○辟音闕 其洩治之謂乎 詩之義所以見殺

也 ○楚子為厲之後故 六年楚伐鄭 取成於厲 既成

去 伐鄭 討其逃 晉卻缺救鄭 鄭故 鄭伯敗楚師于

柳棼 柳棼 鄭地 國人皆喜 唯子良憂 子良襄

疾也 獨以 曰是國之災也 言以小勝大是 吾死無日

矣 言我死於禍亂甚近矣 自是晉楚交 兵伐鄭 十二年卒有楚子入鄭之禍

經十年 至戊春公如齊 ○公至自齊 齊人歸我

濟西田 元年以賂齊也 不言 ○夏四月丙辰日有食

之 無傳不書 ○己巳齊侯元卒 惠公卒子頃 ○齊崔

胡安定禍莫大於 拒諫而殺直臣忠

刑與

罪獨殺微舒置二

子於不問豈非失

刑與

胡安定禍莫大於

莫顯於身見殺而其言驗又曰治雖效忠其猶在宋子哀魯叔肸之後乎

故仕於昏亂之朝若異姓者如子哀潔身而去可也其貴戚耶不食其祿如叔肸善矣

魏禮胡論是矣然此只有微子去之便無比于諫而死者孔子並稱三仁論正無弊

郭扶九治直以宣淫為言始非諷諫之道然輕生無隱亦自是人臣之盛節

經世鈔若舊注然

節

則忠諫殺身以成仁之人皆可非矣

決非孔子之言若解云民多邪辟則吾不可立於邪辟之朝見洩治不能無道卷懷則可耳

陳傅良鄭伯敗楚師凡伐之為所敗但書伐不書敗譏不在敗之者他倣此

宣經十年

程頤齊魯修好故歸魯田田魯有也齊非義取之故云歸我不足為善也

張洽特書其氏見崔杼之宗疆於齊

氏出奔衛齊畧見舉族出因○公如齊魯朝于齊止此○夏

五月公至自齊無傳○癸巳陳夏徵舒弑其君平國靈公

○六月宋師伐滕見前年圍滕註○公孫歸父如齊平故

○葬齊惠公無傳○晉人宋人衛人曹人伐鄭鄭及楚

○秋天王使王季子來聘王季子即劉康公周聘止此○公孫歸

父帥師伐邾取繹繹邾邑宣公而下征伐在大夫故自取繹凡取皆不書其人自伐

杞凡伐皆不書公○大水無傳○季孫行父如齊○冬公孫歸

父如齊宣公聘齊止此○齊侯使國佐來聘齊魯之交自是踈矣○饑

○楚子伐鄭無傳

傳十年春公如齊行朝禮齊侯以我服故齊惠公以魯服從於齊之

故歸濟西之田見經註○夏齊惠公卒崔杼有寵於惠

公崔杼齊大夫有寵愛於齊惠公○杼除上高國畏其偏也高國二家齊正卿畏崔杼

之偏公卒而逐之惠公卒而逐崔杼奔衛崔杼出書曰崔氏

經書以氏不各非其罪也言非崔杼之罪也且告以族且齊之告奔于魯以族言

不以名不以名者明春秋有因凡諸侯之大夫違違

放也凡諸侯告於諸侯之國曰某氏之守臣某某

氏者姓下守臣某失守宗廟大夫出奔故言失守其宗廟敢告敢

於執所有玉帛之使者則告玉帛之使者謂聘也不

然則否若禮絕往來則不告○公如齊奔喪公親奔喪非禮也

葬皆書如不言○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飲酒於夏

其事史之常也

故勢足以偪高國
今日雖逐之而尚
能復歸於齊如崔
成之徒後日卒自
遺滅宗之禍豈非
族大勢張而不知
制節謹度卒至以
於家禍於國也故
陳傅良自頃王而
下王室無聘魯者
於是再聘而王季
子實來則已尊矣
傳說彙纂文十三
年稱邾遷于繹為
邾之國都距今僅
十數年未必更遷
取繹是滅邾矣孔
疏謂別有繹邑亦
因繹山為名則邾
國小邑少不應更

氏君臣皆通於夏姬公謂行父靈公戲謂曰徵舒似

女徵舒夏姬子也戲言似對曰行父亦似君亦似君戲言亦

公之子靈公君臣之意蓋以夏姬淫放故徵舒病之謂其子多似以資戲笑徵舒聞之

公出及公飲自其廐射而殺之徵舒自其家養

而殺之○二子奔楚滕人恃晉而不

事宋滕從晉故恃晉六月宋師伐滕見經鄭及楚

平前年鄭敗楚師恐諸侯之師伐鄭經書四取成而

還取成於秋劉康公來報聘邑於劉來報孟獻子

師伐邾取繹見經註為子季文子初聘于齊

冬子家如齊子家即公伐邾故也

魯侵小恐為齊國武子來報聘子也楚子伐鄭莊

王伐晉士會救鄭逐楚師于潁北晉師逐楚師

諸侯之師戍鄭又合諸侯之師戍鄭子家卒歸

鄭人討幽公之亂幽公即靈公歸生弑靈斲子家

之棺劉薄其棺不而逐其族而逐子改葬幽公靈公

經十有一年癸亥春王正月夏楚子陳侯鄭伯盟

于辰陵序楚子於陳侯鄭伯之上初公孫歸父會

齊人伐莒無秋晉侯會狄于欒函欒函狄地楚方

冬十月楚人殺陳夏

有同名之邑也疑

公羊作類為是然

穀梁亦與左同故

依大全作繹而附

論之如此

傳十年

鄭彰魯使是時高

逐逐崔杼不使之

歸必可無莊公禍

陳傅良非其罪傳
釋行罪不在奔公
穀諸家皆以氏為
世卿惟左氏無此
義於崔杼信矣
評苑崔杼此年奔
衛至襄公廿五年
弑莊公相距五十
一年又二年而自
縊然奔衛前已有
寵于惠公計其年

亦不甚少矣五十年後而繼娶東郭

姜生明可立后則國書爵始此○先書殺後書入○楚

又未耄也以年歲以討賊之義也不以利陳累莊王也

考之皆可疑況又記奔而無復於成

十七年以杼為大夫前高國畏其偏

而逐之後以何故而得復也何復而

即用之乎不應疎畧如此竊恐奔衛

者非杼也經文書氏不名此疑宜闕

焉而傳蓋曲為之解也

補注玉帛之使恒謂告命相通不必

言聘蔡與魯未嘗交聘而書其大夫

徵舒辭也以是為國人殺之也○丁亥楚子入陳

父于陳以除弒君之賊功足以補過故善楚復之

傳十一年○楚孫叔敖春楚子伐鄭及櫟鄭

子良曰襄公晉楚不務德而兵爭尚德而惟以

與其來者因其來伐可也其亦晉楚無信晉楚

我焉得有信我安得有信而不兩乃從楚楚受

盟夏盟于辰陵見經陳鄭服也陳鄭始○錄楚左尹

子重侵宋嬰齊莊王弟王待諸鄉莊王待子重於鄉

錄附令尹蔦艾獵叔敖城沂邑使封人慮事其時

出奔以見矣諸侯王築城者慮以授司徒量功命日量功輕重分

郡國文移合關通者須有常準左氏惟據近事言之

王荆石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飲酒

於夏氏此與鄭靈公食龜之戲同君

臣蕤嫗如此其見弒亦晚矣

高隨魯伐邾故恐齊人以爲討遂謀

伐莒焉甚矣魯之懼齊也二歲之間

而公與大夫五如齊矣

王元美楚子頻年伐鄭可謂肆行而

大夫欲召郤成子曰吾聞之非德莫如勤言非

秋而會之

二傳平水卷三十一

楚

入

及櫟

鄭

及櫟

鄭

及櫟

鄭

及櫟

鄭

及櫟

鄭

及櫟

鄭

及櫟

鄭

及櫟

鄭

及櫟

鄭

及櫟

鄭

及櫟

鄭

及櫟

鄭

及櫟

鄭

無忘矣晉實不競於楚晉雖有救鄭伐鄭之舉皆不足為輕重所以不見於經

宣經十一年

季本陳鄭當南北之衝楚之所欲爭者也所恃者晉霸有足仗耳晉德不足庇之則有從楚而已辰陵之盟其始以晉為不足恃乎

杜謬稱齊人以示賤人齊亦以人魯也必書公孫歸父亦以志大夫之專也高閼諸侯所恃者讓申叔時

以服人則莫非勤何以求人若非勤力則能勤有繼

能勤力則其從之也詩曰文王既勤

止言文王勤文王猶勤猶以勤力况寡德乎况晉德

乎冬楚子為陳夏氏之亂故伐陳十年夏徵舒弑

之為去聲謂陳人無動告陳人無得將討於少西氏

少西徵舒之祖子夏之名言將遂入陳楚師遂殺夏

徵舒轅諸栗門轅車裂也車裂徵舒於陳因縣陳滅

陳以為陳侯在晉靈公于成公申叔時使於齊申叔

大夫奉使於齊而歸復命而退命而退王使讓之

莊王使人責曰夏徵舒為不道言夏徵舒所為無道弑其君

公寡人以諸侯討而戮之我以諸侯討其罪而殺戮之諸侯縣公

凡從楚諸侯與楚諸縣之皆慶寡人皆慶賀楚莊王克陳女獨

不慶寡人何故汝申叔時獨不慶賀對曰申叔猶可

辭乎言尚可自解乎王曰可哉莊王曰曰夏徵舒弑君

申叔時又言其罪大矣為甚太討而戮之討其罪而

君之義也楚君討賊抑人亦有言抑人亦有言曰牽牛以

蹊人之田言牽牛以蹊徑於人而奪之牛其罪而奪

其牽牛以蹊者徑人之田者信有罪矣信其人之而

奪之牛而奪之牛罰已重矣則所以正蹊田諸侯之

從也且諸侯之曰討有罪也君之罪而出今縣陳楚

王荆石令尹蔦女獵太史公循吏傳以叔敖為首其政大較多此類附見使封人慮事注謀音母古通用孫鑛此句二有著落雖排三字句亦

不覺堆
王元美晉郤成子
求成于衆狄是時
晉景怠政不在諸
侯二王大夫偷情
無以威懷我狄而
俛首求成焉又匍
匐以從之其事至
陋矣安在其能勤
而援文王自解乎
詩曰不顯亦臨無
射亦保又曰勉二
我王綱紀四方文
王之勤也如是
陳傅良傳見晉不
在諸侯而從事夷
狄楚於是主盟
穆文熙叔時復命
不言欲王詰之乃
得盡言古人進言

取陳而貪其富也是貪陳國之富而利之以討召諸侯以討有罪召諸侯
而以貪陳國之富而縣陳以歸無乃不可乎言其不可
王曰莊王喜曰善哉美其言也吾未之聞也言我未聞此策議論友
之可乎陳以國歸之對曰申叔時可哉言可以反吾儕
小人所謂取諸其懷而與之也謂譬如取人物於懷
而還之為愈於不還者乃復封陳已縣陳絕其社稷故言鄉取
一人焉於陳國諸鄉各取一人焉以歸楚師謂之夏州州鄉屬示
於陳故號之曰夏州故書曰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
于陳並見書有禮也沒其縣陳本意全以討亂存國為文善其復禮○厲之
後鄭伯逃歸蓋在六年傳所稱楚人伐鄭取成而還也自是楚未得志焉

之法如此不然君
方自多其功而已
即強諫以拂其意
則其勢未有能入
矣
陸淳楚子之討微
舒正也故書曰人
許其行義也入人
之國又納淫亂之
臣邪也故明書其
爵以示非正春秋
之義彰善癉惡纖
介無遺指事原情
瑕瑜不掩斯之謂
也
孫應鰲牽牛之喻
甚極事情史記畧
變其文使弱矣
朱申叔時善諫君
莊王能徙義楚之

自是楚未得志焉
鄭既受盟于辰陵在今春又微事于晉為明年楚
圍鄭傳十年鄭及楚平既無其事辰陵盟後鄭微事
于晉又無端跡傳皆特發以明經也自厲之役鄭南
北兩屬故未得志九年楚子伐鄭不以黑壤興伐遠
稱厲之役者志恨在厲役此皆傳上下相包通之義
也

伯也豈偶然哉
王樵誘若淫戲於
夏氏者二賊也殺
洩治者二賊也激
徵舒射君者二賊
也以陳餌楚幾滅
陳祀者二賊也二
賊之罪甚於徵舒
楚莊若正天討所
當殺不待時而反
納之於陳此伯業
所以不敢望桓文
哉
鍾伯敬楚莊雖以
申叔時言而封陳
然非其本心也是
時陳成公在晉恐
晉率諸侯納其故
君而陳人應之楚
終不能復封為名
耳不然何復封
後而猶鄉取一人
為夏州哉
凌稚隆致亂之臣
國所不容故春秋
書納者不受而強
納之辭也
左氏以為有禮謬
矣
陳傅良有禮也傳
釋楚人未有書爵
者於是特書爵

音註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二十二

左傳評林

明吳興凌稚隆
以棟父原本
日本播州與田元繼
志季父輯著

音註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二十三

魯宣公三

梅谿 林堯叟唐翁

宣經十二年

按徵舒弑其君平
國在十年五月癸
巳

經十有二年甲子春葬陳靈公無傳賊討國復

楚子圍鄭前年盟辰陵而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

帥師及楚子戰于邲邲鄭地○秋七

月○冬十有二月戊寅楚子滅蕭蕭宋附○晉人宋

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丘清丘衛地○書人同盟猶

宋師伐陳○衛人救陳

十二年春楚子圍鄭見經旬有七日圍十有七日鄭

左傳評林卷二十三

宣公三年

高閔封陳侯者非
楚本謀也不善而
能攻也故書入與
鄭平者楚本謀也
不為利謀所誘故
書圍
同上楚既得陳鄭
曹鹿上中國
又敗晉師遂深入
內地憑陵小弱滅
人之國書以著其

○宋師伐陳○衛人救陳

旬有七日鄭

暴也

人少行成

鄭人灼龜以求成于楚

不吉

龜兆

臨于大宮

又上

于鄭之祖廟

且巷出車

且出車於巷示將

吉

龜兆

國人大臨

國人

守陴者皆哭

陴城上

皆哭

所以告楚窮也

音陴

楚子退師

楚子哀其窮

鄭人脩城

鄭乘楚退師脩完其城壁

進復圍之

楚怒鄭不服故進師

三月

克之

鄭破

入自皇門

楚師自鄭

至于逵路

至于方九

鄭伯肉袒

軌之逵路

牽羊以逆

鄭襄公祖衣至肉牽羊

曰狐不天

言狐寡

為天

不能事君

不能服

使君懷怒

使楚君心

以及敵

懷忿怒

邑

狐之罪也

敢不唯命是聽

敢不惟

楚君之

命是

其俘諸江南

楚國土地多在江南故

以實海濱

傳十二年
經世鈔一命字引
起下文三段昌黎
科目時與人書文
法祖此
孫鑣兩唯命作波
以發布腹心之意
最緊切無剩

以實南

亦唯命

君之命

其翦以賜諸侯

其剪削鄭以

使臣妾之

使鄭國之人

亦唯命

君之命

若惠顧

前好

若加惠顧念楚鄭二國世

徼福于厲宣桓武

厲周

王宜王

鄭之所自出也

桓公武公始封

不泯其社

之賢君也

願楚要福於此四君

徼音澆

不泯其社

稷

不泯滅鄭

使改事君

使鄭國改心

以爲縣

願得比之

九縣

莊十四年滅息十六年滅

鄧傳五年滅法十二年滅黃二十六年滅夔文四年

滅江五年滅六滅蓼十六年滅庸傳稱楚武王克權

使闕緡尹之

又稱文王縣申息凡十一國不知何以

言

君之惠也

楚君之

狐之願也

狐寡之

非所敢望也

非鄭國之所

敢布腹心

敢宣布腹

君實圖之

楚君實

敢必望也

左右曰

楚莊王之

不可許也

言不可得國無赦

得鄭

許鄭平而知楚所

左右曰

楚莊王之

不可許也

言不可得國無赦

得鄭

呂東萊吾於莊王

許鄭平而知楚所

左右曰

楚莊王之

不可許也

言不可得國無赦

經世鈔可知驕光
之人必爲衆之所
弄
許鄭平而知楚所

左右曰

楚莊王之

不可許也

以仇也夫叛而討之服而含之威德兼著即三代之師曷以如此若晉師救鄭輕挑強楚激成邲戰以致敗績此又天所以成楚也坎

必能信用其民矣必能誠信以用庸可幾乎望得其國乎幾音冀退三十里退師一舍三而許之平許鄭平潘廙入盟楚大夫潘廙入與子良出質鄭伯弟子良出為質於楚音致質夏六月晉師救鄭晉以楚久圍鄭故出師救鄭荀林父將中軍為元帥代卻缺先穀佐之佐中軍士會將上軍將去聲下同趙盾為政將中軍士會代將上軍卻克佐之佐上軍大夫荀首趙同為下軍大夫荀首趙同為下軍大夫趙朔將下軍代欒欒書佐之欒書之子趙括趙嬰齊為中軍大夫趙嬰齊皆趙鞏朔韓穿為上軍大夫荀首趙同為下軍大夫荀首趙同為下軍大夫趙朔為司

七勦殺

於此見孫鑣末渡河三論酌兵機失鄭避楚四語簡而盡事情絕佳經世鈔楚已破鄭音不能救鄭之服楚又可伐乎大非伯者之師此語便不及楚莊十陪

馬韓萬玄孫及河晉師及聞鄭既及楚平聞鄭人既桓子欲還桓子即荀林父曰無及於鄭言無及於救鄭而勦而勦民而勦勞吾民焉用之安所用之楚歸而勦楚歸而勦會聞以會用師用師之道觀釁而動觀人之罪釁而後德刑政事典禮不易德刑政事典禮六者無所變易不可敵也則是伐之討鄭叛服而舍之退三十里德刑成矣討叛刑而德刑皆成伐叛鄭於背刑也楚之柔服柔服於

德也楚之二者立矣昔歲人陳楚去年入陳討

徵今茲入鄭民不罷勞民不罷勞故勞苦於君

無怨讟其君者政有經矣楚國之政有經常矣荆尸

而舉荆楚也商農工賈行商坐賈

不敗其業各得其業而卒乘輯睦步曰卒車曰

事不奸矣楚國之事無奸犯矣為敖為宰孫叔敖

擇楚國之令典令美也軍行凡軍行之制右

左追蓐在左者追求草蓐前茅慮無為宿備

中權中軍制後勁後以勁兵為殿百官象物而

動物猶類也軍政不戒而備戒勅令

能用典矣楚國之人能用其典常矣其君之舉

也其君之內姓選於親外姓選於

舊其外姓之有才者舉不失德舉賢不失賞不失勞

君子小人凡君子之物有服章旅有施舍旅客來

禮不逆矣楚國之人不德立刑行刑以伐政

成政以有事時典從警之典故禮順揆之

若之何敵之能與楚敵見可而進見時之可則

無逆若之何而進

楚橫行莫制矣

決也自必之敗而

戰晉楚勝負之一

晉既不能自陳而

楚也故微事於晉

然日與其來者可

曰楚

滙參斤候賜伏者
令入遠在軍前斤
度候望慮有伏兵
使踴行之也
評苑物旌旗也言
百官各象其所建
之旗物而行動

呂大圭自楚執討
賊之權於是陳為
楚有鄭不堪楚之
屢伐而受盟辰陵
也則猶未純乎從
楚也故微事於晉
晉既不能自陳而
楚也故微事於晉
戰晉楚勝負之一
決也自必之敗而
楚橫行莫制矣

後軒曰以疑者之語
者致也謂取之非致
討之謂察曰下文
二者法例之宜作
者

補注何必楚晉人
釋楚而甘心於群
狄以此
孫鑣仲虺諳中原
有兼弱二字此以
作斷語覺未妥
湯睡菴此段揔明
德刑政事典禮一
句見楚不可敵未
句引言見楚不可
與昧者比
合註撫兼之誤

知難而退知時之難則軍之善政也此行軍之兼弱

弱不自振者攻昧則攻而取之武之善經也此別武

也子姑整軍而經武乎言桓子且整頓軍猶有弱而

昧者言天下猶有衰弱何必楚與楚爭仲虺有言仲

湯左相薛之祖奚仲取亂侮凶言亂者取之兼弱

也言取亂侮凶者為詩於鑠王師鑠美也

周王之師於遵養時晦言武上能遵天之道養其

者烈業也言武王兼弱攻昧故撫弱者昧撫其弱而

以務烈所以務從武可也其亦彘子曰即先不可

者以務烈所王之功業可也彘子曰即先不可

穆文熙先穀為偏言不可晉所以霸夫晉之所以師武臣力也

將乃狂肆若此卒還師勤力也今失諸侯不可謂武由我失霸

以致敗主帥其為與敵而不從有敵在前而不可謂武由我失霸

王元美先穀為中敵而不從有敵在前而不可謂武由我失霸

軍佐欲邀軍帥之敵而不從有敵在前而不可謂武由我失霸

功故獨議戰敵而不從有敵在前而不可謂武由我失霸

經世鈔桓子曰楚敵而不從有敵在前而不可謂武由我失霸

歸而動故宜有此敵而不從有敵在前而不可謂武由我失霸

言敵而不從有敵在前而不可謂武由我失霸

孫鑣非夫也三字敵而不從有敵在前而不可謂武由我失霸

在今已陳敵而不從有敵在前而不可謂武由我失霸

此行軍之兼弱

此別武

言桓子且整頓軍

與楚爭

言亂者取之

言於美

言武上能遵天之道養其

撫其弱而

其亦

即先

以兵師

不可謂武

由我失霸

且成師以出

非丈夫之

命為

我不能

以中軍佐濟

此師殆哉

言師出必以法律

否

知難而退知時之難則軍之善政也此行軍之兼弱

弱不自振者攻昧則攻而取之武之善經也此別武

也子姑整軍而經武乎言桓子且整頓軍猶有弱而

昧者言天下猶有衰弱何必楚與楚爭仲虺有言仲

湯左相薛之祖奚仲取亂侮凶言亂者取之兼弱

也言取亂侮凶者為詩於鑠王師鑠美也

周王之師於遵養時晦言武上能遵天之道養其

者烈業也言武王兼弱攻昧故撫弱者昧撫其弱而

以務烈所以務從武可也其亦彘子曰即先不可

者以務烈所王之功業可也彘子曰即先不可

穆文熙先穀為偏言不可晉所以霸夫晉之所以師武臣力也

將乃狂肆若此卒還師勤力也今失諸侯不可謂武由我失霸

以致敗主帥其為與敵而不從有敵在前而不可謂武由我失霸

王元美先穀為中敵而不從有敵在前而不可謂武由我失霸

軍佐欲邀軍帥之敵而不從有敵在前而不可謂武由我失霸

功故獨議戰敵而不從有敵在前而不可謂武由我失霸

經世鈔桓子曰楚敵而不從有敵在前而不可謂武由我失霸

歸而動故宜有此敵而不從有敵在前而不可謂武由我失霸

言敵而不從有敵在前而不可謂武由我失霸

孫鑣非夫也三字敵而不從有敵在前而不可謂武由我失霸

在今已陳敵而不從有敵在前而不可謂武由我失霸

孔之達委穀于敵亦罪在元帥遣司馬追而格之似更近是先穀之罪在子欲戰而無備桓戰而無備經世鈔律法也如從也法以治人若失法而弱且進則法將從而加於己矣與彘子不從帥而有天咎正合周書曰我則致天之罰于爾躬所謂有律以如己也諸註未是

滅凶 善猶凶也言不以律則雖滅執事順成爲滅凡執

人順命以成其功則爲滅善○否周易音鄙 **逆爲否** 今彘子逆命不順成故應否滅之凶 衆散爲弱

坎爲衆今變爲川壅爲澤坎爲川今變爲兌 有律言

之有以如己也如從也法行則人從法敗則法從

是失法之用從人故曰律故曰律否滅則非滅善且律

竭也 且律敗也坎變盈而以竭水以盈爲功以竭則敗也 矢且不

整水遇矢塞不得整流則 所以凶也此凶之所 不行

之謂臨水變爲澤乃成臨卦 有帥而不從今有元帥

命臨孰甚焉孰甚於此 此之謂矣譬彘子之違命 果

遇若果 必敗師必敗 彘子尸之彘子實 雖免而歸雖免而

穆文惠厥言乃救敗之道所以晉師也謂荀曰彘子以偏師陷言彘子以偏師陷於楚 韓獻子謂桓子韓獻子

終不大敗子爲元帥二句乃林父罪案案 鍾伯敬彘子悖矣而文成於厥厥言既失專制之權尤 無謀國之忠師敗業隳厥之由也

父之罪子爲元帥林父爲中軍帥 師不用命而彘子之師 誰

之罪也更當歸罪於誰 失屬今鄭屬楚 師彘子以

故曰爲罪已重有此二失 不如進也不如進兵事之

不捷若救鄭之 惡有所分惡名猶有所分 與其專罪與其元

失屬以 六人同之三軍皆敗則六卿同 不猶愈乎不

愈於專師遂濟 林父從韓厥之言楚子北師 楚子北師楚莊王

任其罪師次舍于鄆 沈尹將中軍沈或作寢寢縣

行次于鄆師次舍于鄆 子重將左公子嬰齊 子及將右公子側 將飲馬於

經世鈔天約賢者必愛民而思兵故

桓子欲還武子曰善叔敖弗欲也

丘維歷春秋時雖不見專殺國卿然

偏陽之役知營謂偃句曰七日不克

必爾取之是自有取卿之法矣林父

安得徒委先穀于敵耶

同上彘子伍參相照一復中軍伍而

敗一輕變人而勝作者兩為點綴精

神方是良史大胸次大下筆

汪道昆伍參之言所謂兵法之知彼將

河而歸楚將飲馬于河而歸以示強盛聞晉師既濟既濟晉師王

欲還楚莊王嬖人伍參欲戰參伍奢之祖父欲與晉

令尹孫叔敖弗欲即為艾獵弗曰昔歲入陳言前年

今茲入鄭今年不無事矣在楚國不為無事勞民矣戰而不捷若

參之肉言嬖人伍參之肉其足食乎雖食其肉足參

曰伍參若事之捷若戰克捷孫叔為無謀矣孫叔即

不捷若戰而不勝參之肉自言參將在晉軍將為

可得食乎言可得而食之乎令尹南轅反旆孫叔敖不欲

伍參言於王伍參進言於楚莊王曰晉之從政者新

未能行令未能專行其號令其佐先穀其軍

知之者

李筮翁伍參窺晉將帥之情一一如

照肝膈安得不勝

經世鈔先穀不用命故三帥不得專

行則軍士雖欲聽而無上故曰衆誰

適從舊註未是

胡安定古者伏鉞臨戎專制閫外雖

君命有所不受况其屬乎林父既知

無及於鄭焉用之矣乃畏失屬亡師

之罪而從韓子分之言知難而昌

進是誰之責乎經世鈔令尹不欲

則竟南轅王病之

先剛懷不仁既剛且狠又無仁心未肯用命未肯用其

其三帥者其上中下三軍之帥專行不獲欲專其所行而不得聽而無上

也言晉師號令不一必敗且君而逃臣且楚王以君而逃晉之諸

若社稷何若楚國之社稷何王病之楚莊王以病為己病告令尹其

改乘轅而北之令尹南轅反旆故改乘轅使之北嚮○乘去聲

于管以待之乃次于管以待晉師晉師在敖鄙之間

敖鄙二山在滎陽縣西北晉師駐于此二山之間○敖平聲鄙音鄙

鄭皇戌奉使如晉如往晉曰鄭之從楚言鄭之服於楚社稷之

故也以社稷危亡之故不得已也未有貳心未有離二心楚師驟勝

故也以社稷危亡之故不得已也未有貳心未有離二心楚師驟勝

必告令尹而改北莊王之禮賢臣大臣之執國事如此而驕楚師驟勝於其師老矣其師久出而老矣而不設備而

之備戰守子擊之子謂林父等鄭師為承鄭師為承楚師晉後繼

必敗言楚必彘子曰敗楚服鄭言敗楚師而服鄭國於此在矣在此

必許之必許欒武子曰即欒楚自克庸以來在

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其君在國無日不

于民生之不易生理之艱難禍至之無日無日不

戒懼之不可以怠警戒恐懼之心在軍及其治無

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械而申重儆戒之于勝之

不可保曰戰勝之紂之百克昔商紂恃其百而卒無

後其後武王滅訓之以若敖蚘冒教訓之以楚先君

鄭而舍之所當終蚘粉冒箕路藍縷箕路柴車也藍縷以啓山林言此

從者也旋與楚盟勤儉以開啓楚箴之曰且箴戒民生在勤言氏之生

勤則不匱勤以治生不可謂驕楚能如此不可先

大夫子犯有言晉之大夫曰師直為壯言行師之道

曲為老為老我則不德言我則無德而微怨于楚而

君之戎戎親兵也分為二廣分為左右二廣廣有

一卒一廣有車十五乘每乘用步卒百人卒偏之兩

今廣十五乘亦用舊偏法復以二十五人為兩車十五乘為大偏

右廣初駕鳴而初駕數及日中數其時刻至左則

唐太宗李靖問對百五十人此說見

偏法論之一卒百人之外又有此五

十人之兩也蓋楚一車兼周兩車人

數周一車有七十五人楚一車有一

百五十人此說見唐太宗李靖問對

註疏說誤

左傳言林卷二十三

受之左廣則代以至於昏昏黃而止內宮其內官序

當其夜又為次序以當其以待不虞以待不可不可

謂無備楚又如此不可子良鄭之良也所謂良善也

師叔楚之崇也師叔即潘庭楚師叔入盟潘庭入子

良在楚子良在楚鄭親矣楚鄭二國來勸我戰言鄭

勸我與楚戰我克則來我若克楚不克遂往我若不克則

以我卜也是以我卜鄭不可從鄭人之言趙括趙同

曰二子中軍率師以來言率師以唯敵是求惟求克

敵得屬勝楚是克敵國又何俟又何待必從彘子言必

知季曰知季即知莊子原屏原趙同屏之

徒也各指彘子言原趙莊子曰莊子即欒伯善哉言

武子之言善哉言欒武子之身必長晉國必

欒伯即欒武子若能充實其言必長晉國必

執晉國之政而師少宰楚官名往告晉

曰寡君少遭閔凶言楚莊王立時少不能文不能

聞二先君之出入此行也聞二先君或王穆王之

將鄭是訓定將取鄭人而豈敢求罪于晉言豈

爭戰而求二三子無淹久言晉之將帥二三子隨季

對武子曰昔平王命我先君文侯言周平王東遷時

曰與鄭夾輔周室此曰字下二句皆平王命文毋廢

王命毋廢我王今鄭不率今鄭不率寡君使羣臣

不戰喪師

准參鄭不可從此段以此句為正此等不過寫作聚訟築室光景十本文無甚輕重也補注傳記士會變書之言見晉大夫自知非楚敵故以

郭扶九莊王與孫叔俱不欲戰故少宰之辭如此經世鈔二先君之出入此語有來歷穆文熙楚使入晉乃所以規其虛實隨季對楚其言遜而有禮不有趙括之對則晉楚可盟矣恨哉

經世鈔昔平王此必須有大來歷方能對副

左傳言林卷二十三

九

葉水心楚去國遠而整晉在內地而散以傳考之楚國以成錕晉晉其其說而弗自定此其議論反覆之間馳突忽至遂不能支求為河曲之交綴豈可得也

經世鈔致晉師此楚亦用文公城濮之智

問諸鄭晉君使羣臣問鄭豈敢辱侯人豈敢辱楚侯人

敢拜君命之辱敢拜楚國彘子以為諂彘子以為諂

使趙括從而更之使趙括從而更改士曰行人失辭

寡君使羣臣遷大國之迹於鄭晉君使羣臣

曰無辟敵言無畏敵而避羣臣無所逃命

楚子又使求成于晉楚莊王又使人晉人

許之許伯為樂盟有日矣盟已約為楚許伯御樂伯

攝叔為右攝叔為樂以致晉師單車挑戰

摩壘而還靡旌驅疾也摩近樂伯曰吾聞致師者

御靡旌此言御車者

乘車者致左車左也左射以敢善矢以射

代御執轡乃自代其御下兩馬掉鞅而還使御下

正鞅以示間暇而還兩如攝叔曰吾聞致師者

右入壘車右入敵折馘執俘而還折馘折其

皆行其所聞而復三人皆行其所晉人逐之

左右角之晉又張兩角樂伯左射馬而右射

角不能進晉之左右矢一而已樂伯

麋興於前適見有麋興於其射麋麗龜麗著也

晉鮑癸當其後晉鮑癸當樂使攝叔

奉麋獻焉樂伯既射得麋乃使曰以歲之非時言以

邵竇兩馬掉鞅掉兩馬之鞅也駮馬車旋則其鞅須掉之而示間暇之意亦在其中矣

王季重樂伯射麋以恐晉師此正其致師之法經世鈔任安世曰此射法也三路來逐若射其人則受傷不過一人其車仍可進追一角並進不可禦矣故於左角先射其馬

傷則一車之人皆不能進而左角自退然後從容以射右角之人而右角亦退故逐者惟有中路之鮑癸耳且射馬易於射人急忙中先其易者以少其敵

不獻禽之未至獻禽之人敢膳諸從者敢以此膳此蓋

射麋以恐晉師而以善辭鮑癸止之鮑癸乃曰其左

善射言樂伯為車其右有辭攝叔為車君子也皆君子也

既免晉止不復逐晉魏錡求為公族未得錡魏犇子

大夫未得而怒怨不得欲敗晉師欲敗晉師請致師

請單車挑戰于楚師桓子弗許桓子請使請報楚人求成許之許其

遂往魏錡遂請戰而還目為請楚潘黨逐之潘黨潘

逐魏錡及熒澤及熒陽見六麋魏錡見六射一麋以顧

獻魏錡射一麋中之曰子有軍事言子有三獸人無

乃不給於鮮新殺為鮮言潘黨掌禽獸之人無獸人無

於從者敢獻於叔黨命去之叔黨即潘黨命趙旃求

卿未得旃趙穿子求且怒於失楚之致師者且怒於

伯致師請與楚弗許桓子請召盟請召楚許

之許其與魏錡皆命而往趙旃魏錡皆郤獻子曰郤

克時佐二憾往矣有恨之人往矣弗備必敗若弗設

楚彘子曰鄭人勸戰言鄭皇戌弗敢從也既不敢從

楚人求成楚使人弗能好也又不能成其和好師無

成命出師而不能多備何為雖多設備士季曰上

即止備之善言設備若二子怒楚激怒於楚楚人

乘我楚人卒然進喪師無日矣晉師喪敗必不不如

經世鈔林父既不克見及此而不與元帥謀之又何也鍾伯敬邵之敗起於先穀之不用命而成於魏錡趙旃以私憾誤軍計

穆文熙士季之論乃有備無患之意真深於兵法者

備之以待之楚之無惡若楚人無除備而盟則除

從為盟何損於好何損於若以惡來若以惡有備

不敗有兵備亦必且雖諸侯相見且雖諸侯以和軍

衛不徹君行師從故警也警戒之燕子不可不肯士

季使鞏朔韓穿帥七覆于敖前士季將上軍獨使鞏

其徒先具舟于河嬰齊為中軍大夫知必敗故敗而

先濟舟已具故軍潘黨既逐魏錡言魏錡見趙旃夜

至於楚軍二人雖俱受命而行不相隨席於軍門之

外布席而坐於楚軍使其徒人之使其徒黨楚子為

乘廣三十乘乘廣兵車名分為左右分為左右

右廣每右廣每鷄鳴而駕右廣十五乘鷄日中而說

而說至日入昏許偃御右廣御戎養由基為右為車

故各有戎御戎右彭名御左廣屈蕩為右為

乙卯王乘左廣以逐趙旃楚莊蓋日中以後趙旃

棄車而走林趙旃被追急故自弃屈蕩搏之屈蕩為

搏趙旃得其甲裳晉人懼二子之怒楚

師也晉人懼二子致楚使軌車逆之軌車兵車名逆

音潘黨望其塵潘黨望晉使騁而告使騁而告楚師

則勝負自判附見日中而說說

細心趙旃夜至句礙眼似唯此

一句是前一日事其潘黨逐魏錡楚

王逐趙旃皆在一時但畧有前後潘

黨既逐魏錡一句前接命去之後接

王乘左廣如此看方於事情合

經世鈔連上逐役細碎叙致者必當

有牽連之法同上且別叙乘廣

此斷續之法王荆石觀楚之兵

法與其謀臣及晉之諸將紛二同異

則勝負自判附見日中而說說

舒銳反即詩召伯
所說之說或讀脫
者非
經世鈔既無畏矣
走林何也
王元美叔敖始
欲戰而至是則
先發制人比鎮重
果敢之才

經世鈔此時一鼓
以奔楚師勝負來
可知也古之卻陣
亂濟千百中未有
一不敗者余作邲
論曰先穀獨濟之

曰晉師至矣言晉師塵起且至矣楚人亦懼王之入晉軍也楚人

亦懼莊土逐趙旃遂出陳遂出陳布列行陳孫叔曰

即令尹無使楚師既陳而無晉軍寧我薄人寧使我師先進

無人薄我無使他人進來迫我詩云舉小雅元戎十

乘元戎戎車在前也言王者以先啟行以先開放先

人也先人悉薦及下同軍志曰舉兵法先人有奪人之

心先發制人所以薄之也迫之使不遂疾進師遂疾進師

車馳卒奔車馬馳驟步卒趨走言乘晉軍乘晉軍

桓子不知所為荀林父為楚軍所鼓於軍中乃

曰先濟者有賞言先濟河中軍下軍爭舟二

後有可以救敗者
而林父不知也
按陳駁文則曰舟
中之指可掬則攀
舟亂刀斷指之意
自蓄其中

聞先濟有賞之舟中之指可掬也二軍爭舟故所斷

增補合注二軍在
軍之右皆移去濟
河惟上軍以有備
故獨不移

楚右拒之卒楚子使唐狡與蔡鳩居告唐惠侯二子

李翁林父身為
元帥專制在己果
知無及於鄭則宜
下令還師即先穀
欲濟其敢好之既
不克自專則督諸

以遇大敵以遇晉不穀之罪也此皆我然楚不克楚

師若不君之羞也唐屬楚故楚之敢藉君靈敢借唐

靈國之師使潘黨率游闕四十乘乃使潘

之游車補闕者凡四從唐侯以為左拒從唐侯之師

十乘乘去聲下同從唐侯以為左拒以為楚左拒

弗能好知憾之
必敗而弗為之備

以從上軍以從晉駒伯曰即卻克上待諸乎待楚

陳

陳

駒伯曰即卻克上待諸乎待楚

履新同
隊也與
下也與
字相應

人懷退志先備歸舟故楚師一薄而林父已不知所為矣然則喪師之罪林父將誰諉哉經世鈔不穀不德大勝矣猶謙辭以懷小國按游闕游車游間曠遊民之遊通作旌

之來與隨季曰即士會楚師方壯言楚兵方強盛若萃於我不收兵而分謗三軍同奔生民收兵不戰則全民之生不亦可乎濟事乎殿其卒而退以其所將上軍之卒為軍後殿音顛去聲卒尊不敗不為楚人所敗王見右廣王乘左廣而見右廣將從之乘將從右廣乘屈蕩尸之屈蕩為左廣曰君以此始言莊王以左廣始出亦必以終亦必以左廣終歸蓋中自是楚之乘廣先左廣兵車也晉人或以廣車為隊○廣去聲必以終間易乘則恐軍人疑惑晉人或以廣隊廣車為隊○廣去聲楚人憇之脫肩憇教也肩車上兵關西京賦曰少進車少能進馬還馬復便旋旗不脫肩薛綜云扁止旗也楚人教晉兵脫去車上橫闌木

朱熹左傳分謗事不進近世士大夫多是還音旋如此只要徇人情輕如荀林父此之役先穀違命而濟乃謂與其專罪六人同之是何等見識當時為林父者只合按兵不動召先穀而誅之

又憇之拔旆投衡旆大旗也楚又教晉兵拔大旗投衡上使不帆風差乃出晉師乃出險顧曰晉師既出險乃顧楚人而慢之曰吾不如大國之數奔也言我師不熟奔北不如楚為大國數奔之習熟也蓋慢辭○數音朔趙旃以其良馬二趙旃以其所乘良馬二匹濟其兄與叔父濟趙旃之兄與趙旃之叔以他馬反自以他馬駕車而歸遇敵不能去馬鈍車遲故遇楚不能疾驅而乘車而走林趙旃弄所乘車而走入于林中逢大夫與其二子乘逢大夫晉人與逢氏二子共載而走謂其二子無顧逢大夫知趙旃在後故戒其二子使無顧顧曰其二子乃反趙僂在後僂老稱也言趙旃在後趙僂在後在車後○僂音叟怒之逢大夫怒使下使其二子下車指木曰指木而謂之曰尸女於言止汝尸於此授趙旃綏綏轡也以免以免趙旃

左傳平木卷三十三

之十三

置之不顧矧天親之謂何乃尸其無罪之子而顧授逆臣以綏哉
穆文熙逢大夫恨趙旃不欲見則是至以殺其二子則過矣
經世鈔殺二子為忍已甚豈車小不能並載耶即見旃而不授綏亦可
孫鑣明日之事即共事下豫述與前不敗先濟同法
經世鈔人有躁動輕生其于一擲者視其身不若藪矣不可苟射諫君過攻小人者不可不

明日以表尸之表所指木也明日皆重獲在木下
累尸而死故重獲於木下○重平聲楚熊負羈囚知罃罃負羈楚大夫知罃之子
囚生獲之也○知音智後知氏皆同知莊子以其族反之知莊子即荀
囚故知莊子以廚武子御廚武子即魏錡下軍之士
其家兵及還戰廚武子御為知莊子御車
多從之知莊子為下軍大夫故每射知莊子每將射
抽矢敢抽擢也敢好箭也納諸廚子之房房箭舍蓋知莊子擇好箭而納
廚子怒廚子怒其吝惜好箭曰非子之求本為求而浦
之愛浦楊柳也浦可以為箭董澤之蒲董澤晉澤名其地多出楊柳
可勝既乎言其多也取之可知知季曰即知莊子不以人子言不得他吾子其可得乎我子其可得乎言必取吾人之子

知徐文長中軍之權不能總統太營故餘師雖多而不能軍唐九節度之師敗於相州亦類此汪道昆觀此晉師可謂極敗楚之城濮鄆陵不若此甚也
孫鑣勝後楚二論

不可以苟射故也言我必擇其人而以好箭射之不可苟然而射故也射連尹襄老獲之射襄老獲之遂載其尸遂載襄老之尸射公子穀臣及囚之又射楚王之尸名穀臣生而囚之以二者還以襄老之尸及公子穀臣而歸及昏及至楚師軍於邲鄭地之邲晉之餘師不能軍能復成營屯宵濟乘夜亦終夜有聲終夜有聲言其兵尚眾將不能
丙辰楚重至於邲重輜重楚軍輜重遂次于衡雍楚師遂次于衡雍潘黨曰君盍築武軍言楚莊王何不築武軍營以重武功
而收晉尸而收晉士之尸以為京觀積尸封土其上謂之京觀臣聞以臣克敵必示子孫克勝敵國必以示子孫以無忘武功使子孫無忘先君之功
楚子曰非爾所知也楚莊王言此非汝所知也夫文夫在文字止戈為武

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為大戮於是乎有京觀以懲淫慝也
經世鈔夫文見解便自不同引証亦不同可以想其自命

穆文熙楚子之言可謂遠慮而志不在小者也所以敗晉而成伯後世秦皇漢武胡不講於斯言乎
孫鑛叙七事文法亦變換

經世鈔莊王此語于王者蓋高出桓文之上

鍾伯敬揔解不敢示子孫以無忘武功蓋莊王之戰勝而謙其度量有越人者

武字之義以止戈也

武王克商

昔周武王克商

作頌曰

載載干戈

也美武王能誅滅暴亂而息兵始載藏其干與戈

載側立及**載棗矣**始棗鞞其引與矢

反

我求懿德

言武王既息兵又求其美德

肆于時夏

肆遂也夏大也

中夏允王保之

於是始信武王之能保天下矣

又作武

武詩亦周頌

章曰

武詩之卒章

耆定爾功

耆致也言武王誅紂致定其功

其三曰

其卒

鋪時繹思

鋪布也時是也繹陳也思辭也頌美武王能布政陳教

我祖惟求

定

使天下徂往而求安定

其六曰

綏萬邦

言武王綏安萬邦

年

數致豐年此三六之數與今詩頌篇次不同蓋楚樂歌之次第

夫武

夫武之為德

禁暴

戢兵

戢藏兵也

保大

保天定功業

安民

安輯民人

和豐財者也

故使子孫無忘其章

著之篇章

今我

今我之用兵

使一國暴骨

使晉楚之民暴骨以戰

暴矣

禁暴也

觀兵以威諸侯

耀兵以威服諸侯

暴而不戢

既暴亂而不能戢兵

安能保大

保大也

猶有

晉在

焉得定功

不能定功也

猶多

用兵則四民失業故所違其欲猶多

民何安焉

安民也

爭諸侯

楚則無德而恃兵力強上聲

何以和衆

和衆也

之幾

以人之危而為己利

而安人之亂

而為己安

榮

言以晉之危亂而為己勝之為楚榮

何以豐財

兵動則年荒是

七德

武有禁暴

我無一焉

我無一德

何以示子孫

將

何德示

其為先君宮

其象楚先君之宮於鄭

告成事而已

告服

鯨鯢大魚也故以喻首惡巨魁耳不必以吞食小國

經世鈔中偷語略一斷纒入故林父一段大議論

按何以或作可以非是滙參云亦配一何以字是謂上文應何以示子孫

晉之成事於先君而已蓋古者出軍必載遷廟之主以行今作先君宮告成事謂祭告所載主於宮中而已武非吾功也言築武軍以示子孫非吾之功業也古者明王伐不敬

古者明德之王討諸侯取其鯨鯢而封之鯨鯢大魚名喻不義之人吞食小國取而殺之以為大戮以為戒來者於是乎有京觀於是有京觀之號以懲淫慝淫亂惡

愚之人今罪無所今晉罪無所犯而民皆盡忠而民之赴敵皆盡其忠力以死君命以用其君之命而死又何以為京觀乎言晉之死者非有淫慝可以示

祀于河楚子乃致祀事于河作先君宮作楚先君鄭石制實入楚師石制鄭大夫實往入楚師將以分鄭將藉楚

後鄭石制實入楚師石制鄭大夫實往入楚師將以分鄭將藉楚

而立公子魚臣而立魚臣為君辛未鄭殺僕叔及子服僕叔子服

君子曰史佚所謂毋怙亂者謂石制魚臣之類是也詩曰

舉小雅亂離瘼矣離憂也瘼病也言民遭亂憂而病者爰其適歸於何

歸於怙亂者也夫言亂憂之病歸於怙亂以為利者也○附錄鄭伯許

男如楚鄭襄公許昭公俱朝于楚為十四年晉伐鄭傳○附錄秋晉師歸晉師敗

桓子請死荀林父元帥也故以謝晉晉侯欲許之晉景公欲

士貞子諫貞子士渥蜀也諫晉景公曰不可言不可許城濮之役晉敗楚城濮在晉師三日穀晉兵食楚穀三日文公猶有憂色猶憂形於顏色左右曰有喜而憂言

陳傅良討亂雖公國子不書

鄭彭魯怙亂謂石制恃鄭亂而要為利註謂恃寵

陳傅良檀弓云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謀人之邦邑危則亡之令桓子將軍師敗故請死

王元美晉楚之執豈為一臣輕重哉楚再世不兢於子

玉亦何與卒之林父雖復用曾未有

以勝楚而強晉者
士伯之言竟何如
而異日者願以能
庸中行伯蒙瓜衍
之賞能無厚顏乎
穆文熙林父身為
主帥能斬偏將而
死子不用其命卒
致喪師之禍則兩
人之罪均不可宥
晉人既宥林父乃
豈宥彘子可謂無
法之甚迨其招狄
人以伐晉而後族
滅之則亦晚矣
經世鈔公喜而後
可知也不覺其見
于色曰莫余毒也
已不覺其出于口
寫出憂危後一段

勝當喜如有憂而喜乎
如有憂而及喜乎
言文公憂喜失時
公曰
文公謂左

得臣猶在
得臣即子玉
言子玉未死
憂未歇也
言子玉必思報
怨則晉之憂未

困獸猶鬪
獸之窮困者
猶思死鬪
況國相乎
況子玉為楚國
之相豈肯敗而

及楚殺子玉
在僖二
十八年
公喜而後可知也
文公

曰莫余毒也已
文公言子玉已死
莫為我毒害也已
是晉再

克而楚再敗也
晉勝楚城濮又殺子玉是再克勝
楚敗師城濮又殺子玉是再敗
楚

是以再世不競
楚成王至穆王
再世不強於晉
今天或者
今邲之役
天其或者

大警晉也
以此一敗大
警戒於晉
而又殺林父
是如楚殺
子玉也
以重

楚勝
今殺林父是使楚再勝
而晉再敗也
○重
去聲
其無乃久不競乎
其無
乃久

林父之事君也
且荀林父之
事晉君也
進思盡忠
進諫
於君

驚喜倖倖之情活
活如見
按進思以下八字
出孝經事君章蓋
古語

則思盡
已之忠
退思補過
退食於公則
思補君之過
社稷之衛也
此晉國
社稷之

若之何殺之
若之何聽
其自盡
夫其敗也
夫其敗
於邲也
如日

月之食焉
如日月之
有薄食
何損於明
日月雖食而無傷於
本體之明林父雖敗

晉侯使復其位
晉景公從其諫使林父復
其職位傳言晉景公所以

○冬楚子伐蕭
蕭宋附庸國
宋華椒以蔡人救蕭
宋

蕭人囚熊相宜僚及公子丙
蕭人囚
楚二子
王曰

勿殺
謂蕭人勿殺
蕭王愛二子故
吾退
吾以
蕭人殺之
蕭人殺之
蕭人殺
其二子
王

怒
莊王怒
遂圍蕭
環而
攻之
蕭潰
蕭恐懼
而潰散
申公巫臣曰
巫臣
楚中

師人多寒
言楚人多
被寒凍
王巡三軍
莊王乃親
巡行三軍
拊而勉

之拊撫慰也
拊音撫
三軍之士
楚三軍
之士
皆如挾纊
纊
綿

噫二君者亦大有
徑庭矣

陳傅良遂圍蕭傳
見滅不書圍他故

此
按陳駿文則云挾
續則軍情愉悅之
意自蓄其中

汪道昆叔展曰軍
中不敢直言故為
此隱語

按潛確類書注河
魚之腹自內及外
故腹疾似之言蕭

為楚圍勢將潰如
河魚腹疾

經喪首戴也環

經也

陳傅良傳見二國
之大夫書人

補注晉景公初年
楚方得志於中國

入陳圍鄭敗晉師
于邲滅蕭矣晉於

是時乃以先穀合
諸侯大夫于清丘

而稱同盟則豈足
以敵楚乎故皆奪

其恒稱明年宋人
及楚人平則經旨

可見矣傳於此特
發筆削之旨而惟

以不實其言釋之
舉其小節而遺其

大體故義有不通
也

黃仲炎陳附楚者
也宋以清丘之盟

也

也

也

也皆如挾綿之煨言遂傳於蕭遂附於蕭城還無社與司

馬卯言還無社蕭大夫司馬卯楚大夫蓋號申叔展

申叔展楚大夫無社素識叔展故因還音旋叔展曰叔展問

有麥麴乎麥麴所以禦濕也蓋欲使無社逃泥曰無

意故答曰無無社復不解其有山鞠窮乎叔展又問有山鞠窮乎蓋

音曰無無社復不解其河魚腹疾奈何叔展又問既

病奈何曰目於智井而極之出弱曰極無社意解

虛廢井而求極若為茅經哭井則已叔展又教無社

哭乃應以為信明日蕭潰及明日蕭潰申叔視其井

已音紀舊音以則茅經存焉則結茅為經號而出之乃

視蕭之廢井則茅經存焉則結茅為經號而出之乃

井而出之傳言晉原穀宋華椒衛孔達曹人同盟

蕭人無守心於清丘原穀即先穀曰載書恤病有病苦者討貳有

心者討於是卿不書經並不實其言也宋伐陳衛救

治之楚伐宋晉不救不恤宋為盟故宋為清丘之盟伐陳

病也故曰不實其言衛人救之師救陳孔達曰先君有

奉辭討之約言焉言衛成公與陳共若大國討來討我則死

之孔達背盟救陳而欲以死謝

之晉為十四年衛殺孔達傳

之

之

而伐之衛皆盟而救之伐者義而救者不義矣
按注盟約指文二年傳曰陳侯為衛請成于晉也

音註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二十三

左傳評林

音註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二十四

明吳興凌稚隆以棟父原本

梅谿 林堯叟唐翁

日本播州與田元繼志季父輯著

魯宣公四

宣經十三年

經十有三年丑春齊師伐莒○夏楚子伐宋○秋

汪克寬伐莒公羊作伐衛證之經文前後皆無齊衛交

也無傳為災故書冬晉殺其大夫先穀書名以罪討

怨之事而於莒則四年平之不肯而魯伐之則此為伐莒無疑

也莒迎齊而不事齊故齊伐之夏楚子伐宋楚莊王以其救蕭

傳十三年

也以去年宋華椒救蕭君子曰清丘之盟言清丘之盟曰恤病討貳唯宋可

湯睡菴陳鄭宋皆在河南中國之要

以免焉宋討陳之貳今宋見伐晉衛不顧盟以恤宋

樞也鄭處其東宋處其西而陳介鄭

故曰唯宋秋赤狄伐晉及清清一名清原晉地也先穀召之

宋之間得鄭可以

以免

致西諸侯而得陳
可以致鄭宋者也
楚既屬陳尋又服
鄭若復得宋則河
南之地盡為楚有
矣使非宋人有以
自守則併吞之禍
不待羸秦見矣
按晉衛宜願清丘
之盟恤宋而不恤
且與晉衛同貶稱
人故傳云宋可以
免焉
蕪轍冬晉人討邲
之敗邲之役晉三
帥皆不欲戰先穀
不可故敗謀之固
其宜也然先穀先
軫之後先軫晉之
舊勳也晉人誅穀

也邲戰不得志故
冬晉人討邲之敗
在前年先穀
違命故敗

與清之師
在今年先穀
歸罪於先穀而殺之
二役先穀
當罪

故歸罪
盡滅其族
君子曰惡之來也
言惡之
來至也

已則取之
由自身則
其先穀之謂乎
此言惡不積不
足以滅身其先

穀之
附錄
清丘之盟
晉人尋清丘
盟載之言
晉以衛之救陳也

歸言救陳之罪
將加而師
而汝也
言將
孔達曰苟利

社稷
孔達衛正卿言苟
請以我說
欲自殺以說于晉

罪我之由
由我救陳以
我則為政
言我則執
而亢大

國之討
陳以致大國之討
將以誰任
將以誰任而任其

而盡滅其族稱國
以殺言刑之過也
評苑孔達曰今晉
討衛罪而我不引
罪自殺是亢晉也
我為執政而不任
其罪將歸罪於誰
乎遂縊而死

我則死之
我則以死謝晉為
明年殺孔達傳

經十有四年丙寅春衛殺其大夫孔達
書名背盟于
大國罪之

夏五月壬申曹伯壽卒
文公卒子
宣公廬立

秋九月楚子圍宋
葬曹文公
冬公孫歸父會
齊侯于穀

傳十四年春孔達縊而死
衛孔達自
衛人以說于晉

而免
衛人以殺孔達說于晉故
遂告于諸侯
遂以殺

于諸侯
曰寡君有不令之臣達
言衛君有不
構我敝邑

于大國
備結怨也使我
既伏其罪矣
既伏其罪
敢告

敢以
衛人以為成勞
衛人以孔達為
復室其子
故以

左傳平林卷之二十四

圍宋皆以為宋所自取而責宋為深似非經旨

傳十四年

家鉉翁孔達蓋而

死據傳孔達自以

其身紆國患然達

為政而背清丘之

盟救陳諂楚謂之

無罪不可也

傳說彙纂鄭以晉

敗於邲遂叛晉即

楚宜晉景自將以

伐之也故書晉侯

胡傳以為報怨之

兵直書而義自見

者非也

王元杰鄭惟疆弱

是視初非惟義之

從晉與救鄭之師

是以致邲之敗晉

景雖無可附之德

亦當念之弗忘迨

其喪師翻然從楚

是何謀之淺也春

秋與晉伐鄭則鄭

之罪明矣

孔達之子使復其位使其子襲父之○復浮去復如字○夏晉侯伐鄭

為邲故也晉敗於邲鄭遂屬告於諸侯編告

蒐焉而還蒐簡閱車中行桓子之謀也荀林父曰

示之以整且言治兵示使謀而來使鄭自謀鄭人懼

鄭人見晉脩鄭人見晉脩使子張代子良于楚子張穆公孫十一

代之鄭伯如楚鄭襄公謀晉故也謀晉伐鄭以子良

為有禮鄭以子良有故召之故召而○楚子使申舟

聘于齊申舟即文之無畏在文十年扶宋公曰無假

道于宋使申舟過宋無亦使公子馮聘于晉公子馮

○馮不假道于鄭使公子馮過鄭申舟以孟諸之後

惡宋事在文十年曰鄭昭宋聾乃曰鄭昭晉使不害

害於事○使去聲我則必死我使齊不借道王曰

殺女莊王言若殺我伐之我必伐見犀而行犀申舟

子託王而去示及宋申舟宋人止之以不假道華元

曰宋華○見音現過我言楚使過我國而不假道道不用借

鄙我也是以我國比鄙我其鄙邑○也是與也殺

其使者殺楚使者必伐我則楚必伐我楚伐亦也

亦不過○使去聲乃殺之乃殺楚子聞之楚莊

申舟投袂而起振其衣屨及於窒皇窒皇寢門闕劍

及於寢門之外劍及門外車及於蒲胥之市蒲胥

○復浮去

○復如字

○復如字

○復如字

○復如字

殺一臣殃兩國之民而已莊王於是乎失道矣

宋踐申舟之言○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見晏相子告

高宣子高固也桓子曰子家其亡乎歸父言

其將懷於魯矣言其懷思魯國○樂音洛桓子告

人既有貪心必謀謀人己若有人亦謀己於己○已

紀一國謀之貪而皆謀之何以不亡何以得不滅

歸父奔錄孟獻子言於公魯孟獻子進曰臣聞

聘問而獻其玉於是有所庭實旅百主人亦設籩豆百

帛幣幣之物於是有所庭實旅百主人亦設籩豆百

俱未詳

李筮翁楚莊之絕纒者雖素號能容忍何至此怒宋急也

同上冬公孫歸父見晏相子居魯而言魯樂亦人情耳何罪而得歸父固欲去三桓而不克者雖被逐猶君

子所哀也今日謀夫人亦謀已非淺丈夫者因其敗而追為之詞故蓋左氏言人禍福若此者亦衆

宣經十五年家鉉翁楚伐宋於魯無所預而魯人震悼正由宣公篡

朝而獻功君往朝覲而獻其治國於是有所容貌威儀

容顏采章采章車服嘉淑嘉淑令辭而有加貨命宥

幣帛也言往恭謀其不免也凡所以如此謀誅而薦

賄誅責也薦進也則無及也則無及於事今楚在宋

見責而後進賄則無及也所以自免公說宣公說其言為明

王圍宋君其圖之君其圖謀所以自免公說宣公說其言為明

會經十有五年丁卯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始恃楚

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凡平不書必歸天下之故也而後書文九年陳

平不書宣十年鄭平不書僖二十四年宋嘗及楚平矣不書必莊王得宋天下將有南北之勢始書之

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潞赤狄之

弑十有五年未有別種潞氏國故稱氏子爵也林父稱師滅國之大夫討之者今見楚戮猶貶也是故荀林父滅潞氏不書隨會滅甲氏不書夏徵舒懼而往會按宋楚國內衆人皆和平也孔疏云人者衆辭

孫茂會齊高固于無婁無傳無婁祀邑○初稅畝公田之法十取其一○仲

汪克寬晉景公會狄於橫函而不討陳滅赤狄潞氏而不救宋不可以言

○冬螽生螽子以冬生遇寒而死故不成○饑風雨不和五稼不豐

伯矣劉敞穀梁云不言其何也兩下相殺也非也凡殺大夫稱其者皆君也豈可曰王札子殺其大夫召伯毛伯平楊士勛徐邈以為除去公田之外又稅私田之十一也

○宋人使樂嬰齊告急于晉楚自前年秋圍宋至今晉侯欲救之晉景公伯宗曰不可伯宗曰不可言不可救宋古人有言欲救之晉景公伯宗曰不可曰雖鞭之長鞭馬捶也雖不及馬腹未可與爭未可以與人天方授楚言楚勢方盛有若天授

傳十五年

雖晉之疆

雖晉國之疆如鞭之長

能違天乎

能違天而與楚爭乎如鞭不能擊馬

鍾伯敬魯左事齊故歸父先會齊侯于穀而齊不任其腹

諺曰

高下在心

言事之高下在此川澤納汙

事故歸父遂會楚于宋魯人背齊之水無不容納

瑾瑜匿瑕

瑾瑜雖皆美玉之質亦或藏

山藪藏疾

高山大藪凡物之毒害者無不

劉懷恕伯宗一章藏不但諳於事勢抑國君之尊亦時有

天之道也

乃天所為之道也晉侯耻不救宋故伯宗為說

且精於理道人雖含思垢耻之事

小惡不損

君其待之

乃止

乃止而

當氣平

君其待之

乃止

乃止

乃止而

經世鈔以勢則不敵以理則當救故

宋使晉大夫解揚

如宋

使無降楚

使宋人無得降

爭長諸侯則以養晦恤民之義為主

晉師悉起

且謂宋曰晉已

將至矣

將至宋

若救惠踐信則成敗非所預計矣是

獻諸楚

鄭人生囚解揚

楚子厚賂之

楚莊王以厚使

故不爭鄭可也不救宋不可也伯宗

反其言

不許

三而許之

楚凡三強解

所言自是名論達識特不當言於此時耳
評楚言晉盡起兵以救宋今其兵將至宋矣此蓋為虛言以懼楚而慰宋也
按解揚猶未至宋中道鄭人囚之獻楚
經世鈔解揚先不許而後許之楚人信之堅矣人知其以知成忠而不知其以忠成知也且強而後許則反言亦不為失言矣
穆文熙解揚致命可謂能權其義信

乃登諸樓車樓車車上望櫓也使呼宋人而告之使
揚呼宋人而告之遂致其君命君悉帥將至之命致之楚子將殺之楚莊王怒其背約故將殺解揚使與之言使人與解揚言而數之曰爾既許不殺言汝既許我告宋以晉不來救而反之而反之其初命何故何非我無信非我許賂而失信不報女則棄之汝則自弃其信也○女音汝
速即爾刑汝罪當刑速往就之對曰解揚對使者臣聞之以臣聞之君能制命為義為入君者能制作命是為合宜之義臣能承命為信為承命者能承順命令是為共時之信信載義而行之為利以臣之信載君之義而行之是為國家無謀不失利以衛社稷社稷其利民之主也如此則可為萬民之主義無二信欲為義者不行二信信

數語尤足聳動人心楚子不殺厥有見哉
孫鑣轉折儘有敘辭多四字句遂覺方而不流動
彭家屏解揚曰死而成命下臣獲考是以見殺為考終命也
穆文熙兩墨相對華元乃能夜查子反之床楚師懈弛若此即與宋戰恐亦未必取全勝也
公羊子莊王圍宋華元子反出相見子反曰噫甚矣億

無二命欲行信者不受二命君之賂臣楚子之賂解揚不知命也是不命之受命以出臣受君命以出奉使有死無貲賈廢隊也有死賈廢隊也○賈音限 又可賂乎又可行賂使反其言乎臣之許君臣之許君以反其言以成命也正欲以成吾君之命也死而成命若以死而成吾君之命臣之祿也為臣而不辱君命以死是能享其天祿也寡君有信臣晉君有守信臣臣獲考考成也死又何求死則死耳復何求焉楚子舍之楚莊王義其言以歸以解揚歸于楚○夏五月楚師將去宋楚莊王義其言以歸以解揚歸于楚○夏五月楚師將去宋楚莊王義其言以歸以解揚歸于楚
不敢廢王命而不假道於宋之命王棄言焉王棄言焉今伐宋未服而去故曰王

雖然吾聞之圍者
揖馬而秣之使肥
者應客是何子之
情也華元曰吾聞
君子見人之阨則
矜之小人見人之
阨則幸之吾見子
之君子也是以告
情於子也子及曰
諾勉之矣吾軍亦
有七日之糧爾盡
此不勝將去而歸
揖而去之以言莊
王曰以區區之宋
猶有不欺人之臣
可以楚而無乎遂
去之
陳明卿兵法云因
其鄉人而用之必
先知其守將左右

自王曰王不能答
其言王不能答
故不能答
申叔時僕
王御僕
曰進
築室反耕者
歸田示無去志
宋必聽命
宋懼楚不
命從之
莊王從
宋人懼
耕無去志果懼
使華元夜入
楚師
使華元乘夜
登子反之牀
之法因其鄉人而用
右謂者門者舍人之姓各因而利道之華元起之
蓋用此術故能夜入楚軍而登子反之牀
起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
言宋君使元以病告
敝邑之困病告曰敝邑易
子而食
言敝邑窮窘乏糧
民相易其子而食
折骸以爨
窮窘無薪民折
骸音諧爨音窟
雖然如此
城下之盟
若楚欲與宋
以國斃
亡國不能從也
城下之盟
去我三十里
若楚
舍之地
唯命是聽
則惟楚國
子反懼
子反既為所劫
以禮我
之命是聽
又聞其辭強故

謁者門者舍人之懼
姓名因而利導之
華元疑用此術焉
言情而勢遽詞遜
而意劫固將以床
上之盟易城下之
盟哉不然者而何
子反懼也
補注爾無我虞凡
書平則不書盟兵
交怨結以平為重
陳氏猶不書盟與
隱七年例自相違
湯睡菴晉殺鄆舒
與楚殺陳夏徵舒
例同而經不書則
左氏或者因晉多
時所執之詞而文
其說耳非真義舉

與之盟而告王
乃與華元盟以
退三十里
楚退
宋
及楚平
宋乃及
華元為質
華元為質於
楚○質音致
盟曰
辭曰
我無爾詐
楚不行
爾無我虞
宋不虞
○路子嬰兒之
夫人
嬰兒潞子名赤
晉景公之姊也
嫁赤狄為夫人
鄆舒為政
鄆舒赤狄之相
而殺之
而殺其君
又傷潞
子之目
鄆舒又傷
晉侯欲伐之
晉景公欲
諸大夫皆
曰不可
晉諸大夫皆曰
鄆舒有三雋才
雋絕異也言
勝人者三○
雋音俊下同
不如待後之人
無才而伐之
伯宗曰必
伐之
言必伐鄆舒
狄有五罪
赤狄負可伐
雋才雖多
絕異之
何補焉
言何補
不祀
不修祀一也
一罪
耆酒
耆

也不然則罪在鄆
 舒何以反滅潞子
 耶
 彭士望左氏借舊
 才二字發揮罵世
 十分深刻痛快正
 是十分提醒愛惜
 孫鑿四層意甚有
 節奏再申說一遍
 更有味
 經世鈔棄賢奪地
 應為兩罪而此并
 言之者豈二事原
 相關耶棄賢人亦
 為致伐之罪妙禹
 數有苗曰君子在
 野小人在位故晉
 殺寶華而孔子反
 自公殺管齊脩而
 沉諸梁入賢人之

于酒○二也二罪棄仲章而奪黎民地仲章潞賢人言弄其賢人
 而奪黎黎三罪虐我伯姬謂殺景公之姊為夫人者四也四罪
 傷其君目傷潞子五也五罪怙其雋木豐舒怙恃其雋異之木
 而不以茂德而不思長茂其德茲益罪也此增益其罪也後之人其
 執政或者將敬奉德義或能恭敬以奉行其德義以事神人以盡其事
 神事人而申固其命命政令也而申固其政令若之何待之如之何而
 可待不討有罪不致討於有罪之人曰將待後且曰將待後之人後有
 辭而討焉後之人有辭于罰而反討之毋乃不可乎言其不可也
 夫恃才與眾夫恃己之才與其眾庶亾之道也此取滅亾之道商紂由
 之商紂嘗用此道故滅故至於滅亾天反時為災寒暑失節故反時為災害地

係於人國如此
 滙參史記般本記
 云紂知足以拒諫
 飾是非之端矜人
 臣以能高天下以
 聲以為皆出已之
 武王伐滅之是
 恃才雋故滅也
 經世鈔罪在鄆舒
 反滅潞何耶晉人
 亦借舒以奪人國
 耳與楚莊之討夏
 氏異矣
 同上秦伯親伐晉
 可謂大敵見臨而
 大師乃略狄只遣
 偏師應之兵法所

反物為妖羣物失性故反物為妖怪民反德為亂善惡易位故反德為禍亂
 則妖災生人有禍亂故羣物失性之災並生故文反正為之文字反其正則為之字
 六月癸卯晉荀林父敗赤狄于曲梁晉侯從之從其師于曲梁
 辛亥滅潞乃滅潞氏之國豐舒奔衛豐舒懼計故奔于衛衛人歸諸
 晉衛人歸豐舒于晉晉人殺之晉人討其罪而殺之○王孫蘇與召氏
 毛氏爭政二人皆王卿士爭執周室之政○召音邵下同使王子捷殺召戴
 公及毛伯衛王子捷即王札子王孫蘇使王子捷殺一卿士卒立召襄襄召戴之子終立召襄
 不絕召伯之後秦師次舍于晉之輔氏壬午晉侯治兵于稷稷晉地以略狄土

謂知己知彼也亦見間諜之精陳傅良傳見秦伯書人

經世鈔左史好徵鬼神夢兆之事雖極誕怪讀之自覺可喜可信自三國志後諸誌怪者但覺是小說中話柄令人厭而疑之此可辨古今人筆力優劣所及穆文熙從父從君均當以類為例結草為報古人借此示教不必責望也李笠翁活父妾于

略取也晉時新破狄土地未安權秦師立黎侯而還

狄奪黎侯之地故及維晉侯還及維魏顛敗秦師于

輔氏秦次輔氏故魏顛獲杜回秦之力人也

力之初魏武子有嬖妾魏武子即魏驪魏顛無子雖

而無武子疾武子命顛曰必以為殤命顛曰必嫁是疾

病則曰疾其子顛曰必以為殤命顛曰必嫁是疾及卒

及魏顛嫁之而嫁之曰疾病則亂言疾病則亂吾從其

治也我從其及輔氏之後及今年輔顛見老人結草

以亢杜回顛望見一老人結杜回躓而顛杜回履之

于地故獲之杜回夜夢之其夜魏顛夢見曰余而所

嫁婦人之父也而汝也夢老人自言曰爾用先人之

治命汝能用先人余是以報余是以報子之德○錄晉侯

賞桓子狄臣千室晉景公以狄臣亦賞士伯以瓜衍

之縣瓜衍之縣賞士貞子曰吾獲狄土言吾所以能

地子之功也此皆士貞子之功也微子若無吾喪伯氏矣

侯將殺林父士伯諫而止羊舌職說是賞也職叔向

賞典為可喜悅曰周書所謂庸庸祗祗者舉周書康誥

敬者可謂此物也夫謂此事士伯庸中行伯行伯可用

君信之君能亦庸士伯為可用此之謂明德矣此

謂有大德文王所以造周文王所以不是過也是道也

職也而且得報況其他乎此足為陰德者之勸

鍾伯敬必嫁是必以為殉總是一情字往來于彌留之際顯以治亂二字分解之甚妙所謂發乎情止乎禮義也

邱維屏治亂二字為千古孝子開兩木路其功不小魏禧孝經從父之命豈得為孝已暢發此旨

李笠翁林父敗軍之將幸而既死不務脩德以圖雪恥

而徒逞志於狄雖捷有功猶未足掩邲之敗也而林父且以自多蒙千室之賞曾無怍色晉侯賞罰於是失中矣羊舌肸顧以文王事擬之意豈其倫哉

左傳評林卷二十四
故詩曰舉大雅文王詩陳錫載周陳布也錫賜也言文王能
而行之福由其君之能施也能施也施去聲率是道也若能率循是道
其何不濟其何事不濟○附錄晉侯使趙同獻狄俘于周滅晉
赤狄潞氏故不敬趙同將事不敬劉康公曰即王子季子不及十年
言此去不原叔必有咎原叔即趙同將有大殃咎之事天奪之魄
矣心之精爽是謂魂魄今將命不敬是天奪其魄矣為成八年晉殺趙同傳○初稅畝見經
註非禮也非取民之禮也穀出不過藉周法民耕百畝公田十畝借民力而治之
稅不以豐財也百姓足君孰與不足此豐財之道也○冬蠶生饑並見經註
幸之也為物害時歲雖饑猶喜而書之

以為自其公田又稅其私田十之二則為十而取二矣胡傳主公穀而朱子從杜氏姑並存之以俟考

附見不過藉藉秦昔切薦也借也與藉字元自別人或混用
黃仲炎蠶始生者為蠶論蠶天或來自他處不必見其生也故不曰蠶生蠶生於境內見其生也故曰蠶生

音註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二十四

左傳評林

音註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二十五

明吳興凌稚隆以棟父原本

日本播州奧田元繼志季父輯著

宣經十六年

高閔書及者所以

別二族

張洽晉自不得志

於楚而一意用於

狄兼弁其地士會

書人深敗之也

孫覺公穀皆云樂

器之所藏樹藏樂

器則何獨名宣乎

李克愈廟不應有

樹樹不應藏樂樹

者講武之所宜者

其宣王之所為乎

魯宣公五

梅谿 林堯叟唐翁

經十有六年戊辰春王正月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

吁甲氏留吁赤狄別種晉既滅潞氏今又并○夏成

周宣樹火成周即洛陽宣樹講武屋爾○秋郊伯姬

來歸○冬大有年

傳十六年春晉士會帥師滅赤狄甲氏及留吁鐸辰

三月獻狄俘晉獻狄俘于王晉侯請于王景

戊申以黻冕命士會將中軍黻冕命卿之服

至是歷十二世王業日壞求其如宜

之盛既不可得而見而王之迹又燬

燼蓋痛之也按宣樹火注歇前

謂屋前無屏障也傳十六年

陳傅良晉士會傳見士會其人

補遺傳見列國之卿猶有請命者

同上天子大傅三公之官也諸侯大

傅孤卿之官也周禮典命云公之孤

四命鄭眾云九命上公得置孤卿

人春秋晉為伯主人亦置孤卿文亦

○黻音弗且為大傅大傅孤卿且加士會以於是晉

國之盜逃奔于秦自士會為政而晉國之盜賊皆逃奔于秦羊舌職曰

向吾聞之所謂禹稱善人言夏禹舉不善人遠之人

自然此之謂也夫晉用士會亦猶禹之用善也夫詩曰舉小雅戰戰

兢兢戰而又戰兢兢而如臨深淵懼其如履薄冰懼其

善人在上也言善人在上則國無善人則國無僥倖之民

諺曰俗諺民之多幸民之僥倖者多

國之不幸也賞僥則及淫人刑濫則及是無善人之

謂也是無善人在也夏成周宣樹火見經人火之也

人火曰火則書曰火天火

年有大傅陽子木師賈佗則晉嘗置

二孤張大嶽宣樹火此

王子擅殺大臣而天子不討之應

程頤天火未嘗不假入火以為災凡

人火皆天所為也唯雷火災物者間

有之而不可以常理論左氏分火為

人災為天未嘗石星定王享之享

宴不同武子怪問人固有知有不知

也何病乎然歸而講禮則其心虛矣

曰災則書曰災秋郊伯姬來歸伯姬魯女出也

故大錄為毛召之難故年為去聲王室復亂召

復亂復浮去王孫蘇奔晉王孫蘇使殺毛召晉人

復之室而復之錄冬晉侯使士會平王室故晉使

士會平定王享之會設享禮原襄公相禮大夫相享

禮相殺烝烝升也升武子私問其故享當體薦而

怪而問其故王聞之怪而問召武子而謂之曰李

氏季士會字而不聞乎平而汝也王享有體薦室

之禮享則半解其體宴有折俎於俎物皆可食所以

而薦之所以示恭儉卿當宴禮折俎王室之禮

陳傅良晉國之法
終前年殺毛召傳

宣經十七年

季本是時許蔡從卒靈
楚皆來計喪而魯公
往弔焉見魯亦與
楚通矣

黃正憲魯衛曹邾
皆相隣國是時宋
與楚平若以宋為
嚮導而東侵則四
國實為門戶而魯
齒相依者也斷道
之盟不可已也
傳十七年

李笠翁齊婦笑跛
客而致國禍平原

左傳評林卷二十五

也此王室之典禮不可易也言武子歸武子平王而歸而

講求典禮而講求廢壞之典禮以脩晉國之法以脩明晉國之法度

經十有七年目春王正月庚子許男錫我卒無傳昭公

○丁未蔡侯申卒無傳文公卒子景侯固立○夏葬許昭公

○葬蔡文公無傳○六月癸卯日有食之無傳不書朔官失之

○己未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斷道斷道晉地

同盟至新城而再見斷道之後不日同盟者寡矣○斷音短

○秋公至自會無傳○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肸卒欣入

傳十七年春晉侯使卻克徵會于齊徵召也欲齊頃

公惟婦人惟幕帝也穀梁謂婦人乃蕭使觀之使觀晉召

會使君之美人嘆覺而失賓客并黨之辱者固不帝市朝此子卻子登而登階婦人笑於房婦人自其獻子怒

出而誓既出而曰所不此報報言所不能

無能涉河不復渡獻子先歸獻子怒甚使藥京

廬待命于齊藥京廬卻克之曰不得齊事謂其介曰

無復命矣須得齊罪卻子至卻克請伐齊請師

請以其私屬又請以其私又弗許請師

齊侯使高固晏弱蔡朝南郭偃會

及斂孟四子行及斂孟之高固逃歸

夏會于斷道諸侯會于斷道討貳也討諸侯之

盟于卷楚卷楚即斷道○辭齊人辭齊人使晉人執

五傳評林卷二十五

三

已而責皇言之果
富也則宜有辭以
責使者而明遺之
還齊將引咎自謝
不暇又何以緩之
而使逸乎蓋晉之
不達於禮如此何
怪諸侯日貳而霸
業日衰也
經世鈔執三子於
三地豈來有先後
隨所至而執之耶
同上此與蹇由之
對楚同
穆文惠犯難而來
與執之以信齊阻
二句懇切動人故
晉人釋桓子惜其
不能明遺之而令
之自逸失懷遠之

晏弱于野王執蔡朝于原執南郭偃于温公執齊三子于野地
苗賁皇使苗賁皇楚闞椒之子楚滅闞氏而奔
見晏桓子晏桓子即晏弱時在野王故因使而見之
歸言晉侯苗賁皇歸晉而
昔者諸侯事吾先

君昔者諸侯皆如不逮皆如不逮皆汲汲如舉言羣臣不信則
得禮齊頃公恐不故不出故不敢而使四子來而使
左右或沮之四子之左右曰君不出言齊君必執

吾使晉必執吾使故高子及斂孟而逃故高固及斂
夫三子者曰晏弱蔡朝南若絕君好若逃歸以絕晉
若絕君好若逃歸以絕晉

吾又執之吾又且以信齊沮以信齊人沮吾不既過

矣乎不亦我之過而不改晉既過計而又久之而又
以成其悔以成三子何利之有焉則於晉國亦使

反者得辭使高固逃歸者而害來者而害三子以懼

諸侯使諸侯之來將焉用之將安所用之晉人緩之

秋八月晉師還君行師從故斷道○錄范文子將

老致仕也士會初受隨故曰召文子文子士燮也
隨武子後受范復為范武子武子之子

道矣
經世鈔不明遺之
以謝齊而緩之使
逸可笑孰甚三子
之逸亦是庸人觀
以孫豹之執便見
穆文惠武子讓政
遠害全身足為千
古之法卻子逞志
所以終受晉禍
湯睡菴武子之欲
以國而授子非
怒且益亂武子業
已計其必然乃弗
能禁又帝之權以
逞其志如債國事
何蓋武子懼其區
而姑請老以避之
善自為謀非忠於

寧歸死焉寧來會而為是犯難而來故三子為此犯
吾若善逆彼我若以好以懷來者以緩懷諸侯
吾又執之吾又且以信齊沮以信齊人沮吾不既過

矣乎不亦我之過而不改晉既過計而又久之而又
以成其悔以成三子何利之有焉則於晉國亦使

反者得辭使高固逃歸者而害來者而害三子以懼

諸侯使諸侯之來將焉用之將安所用之晉人緩之

秋八月晉師還君行師從故斷道○錄范文子將

老致仕也士會初受隨故曰召文子文子士燮也
隨武子後受范復為范武子武子之子

老致仕也士會初受隨故曰召文子文子士燮也
隨武子後受范復為范武子武子之子

老致仕也士會初受隨故曰召文子文子士燮也
隨武子後受范復為范武子武子之子

老致仕也士會初受隨故曰召文子文子士燮也
隨武子後受范復為范武子武子之子

老致仕也士會初受隨故曰召文子文子士燮也
隨武子後受范復為范武子武子之子

謀國者也。鄭彰魯武子蓋不滿卻子之以私怒。逞志於齊故云。或者欲已亂又云。庶有豸言婉而刺不逞也。欲其子之從克以逞也。經世鈔處亂世之道無過此。身歷世故出入智術之久。而後知此語非迂非泛也。

曰熒乎。呼其子之吾聞之。以吾喜怒以類者。鮮。言人

怒能以其類者。易者實多。怒者實多。詩曰。舉小雅。巧言詩。

君子如怒。如而也。言君子而有所怒。亂庶遄沮。止也。○過市專反。亂庶遄沮。止也。○過市專反。

君子如祉。祉。○祉音耻。亂庶遄已。禍亂庶其。君子之

喜怒。有君子之。以已亂也。○已音以下同。弗已者。能已

其禍。必益之。必反從而。郤子其或者欲已亂於齊乎。

言欲克之怒齊。或者。不然。苟不如此。余懼其益之也。我懼

欲已禍亂於齊。且。余將老。使郤子逞其志。使郤克

增蓋禍亂於齊。且。余將老。使郤子逞其志。使郤克

志以。庶有豸乎。豸。解也。庶幾可解難乎。○爾從二三。止亂。庶有豸乎。豸。解也。庶幾可解難乎。○爾從二三。

子。汝從晉。二三。唯敬。唯敬。以從事。乃請老。公而致仕。終老

於。郤獻子為政。郤克代士。○冬。公弟叔肸卒。公母弟

也。宣公之同。凡太子之母弟。凡國君太子。公在曰公

子。父在則以父為。不在曰弟。父不在則以兄。凡稱弟

凡稱。皆母弟也。皆同母弟也。杜云。弟某。皆母弟也。皆同母弟也。杜云。

經。十有八年。庚午。春。晉侯衛世子臧伐齊。○公伐杞。

無傳。自是內不書君。將征伐在大夫也。○宣公而下。征伐在大夫。是故自伐。邾取繹。凡取。皆不書其人。自

伐杞。凡伐。○夏四月。○秋七月。邾人戕郈子于郈。例

皆不書公。○甲戌。楚子旅卒。莊王卒。子共。就郈。殺郈子。○戕。○甲戌。楚子旅卒。莊王卒。子共。

○公孫歸父如晉。○冬十月。壬戌。公薨于路寢。○

歸父還自晉。至笙。遂奔齊。大夫還。不書春秋之常也。今書歸父還奔。善其能以

陳傅良為政傳言。三郤所以見殺。補注皆母弟。劉炫曰。再言凡者。前凡據適妻子為文後。凡嫌妾子為君母弟不得稱弟。故言凡也。宣經十八年。家鉉翁齊自懿惠以來。比世再篡。怙疆妄行。漁獵小國。其罪亞於楚晉。景儒無立志。忽興師。伐齊亦足聳聽。春秋何貶焉。薛季宣。戕者殺異國之君也。邾方足以加節而屢無道。於郈則魯以疆大。

加邾蓋出乎爾者禮退不書族者非常所及今特書畧之筆魯境外故不言出奔

家鉉翁楚入春秋百年武文成穆未

有窺周室之心也楚莊睥睨周鼎欲地陽穀

遂僭王之風春秋書法為之一變其在也書之曰子其愛也卒之曰子而不葬抑之也

示共主在周雖欲僭而莫得也論者乃謂春秋進之是以爵之貴之是以終之非知春秋者也

按歸父還不書春秋常例也然今書之是特書也畧公不出

楚師既而用晉師戰鞞是楚於是乎有蜀之後

秋邾人戕鄆子于鄆凡自虐其君曰弑皆殺也所以別內外之名故自虐其君曰弑弑者自外曰戕戕者自外卒

楚莊王卒經書楚子旅卒楚師不出楚有

既而用晉師戰鞞是楚於是乎有蜀之後

孫二字非春秋常例所拘唯善以禮進退而特書之也

傳十八年陳傅良盟于繒特相盟雖伯者亦不書且見晉衰

鍾伯敬宋襄蓋嘗使邾人執鄆子用之今又何使我其君於國中乎鄆之無人亦可知也

王元美楚莊之興能審於勢務本息民動必相機宜足以屈中國亦一時之雄也然肆其暴而宋陳鄭皆被其毒所為貪欲之事非有假仁義以

怒曰當其時言當襄仲殺適立庶之時不能治也仲不能治襄後之人何罪孫也何罪之有子欲去之歸父害已欲逐

公薨宜公季文子言於朝議於魯朝曰使我殺適立庶子惡適大子宜公庶子故以失大援者

張公室時三桓強公室弱故欲去之與公謀既與公而聘于晉而後往欲以晉人去之欲藉晉之力

公薨宜公季文子言於朝議於魯朝曰使我殺適立庶子惡適大子宜公庶子故以失大援者

張公室時三桓強公室弱故欲去之與公謀既與公而聘于晉而後往欲以晉人去之欲藉晉之力

公薨宜公季文子言於朝議於魯朝曰使我殺適立庶子惡適大子宜公庶子故以失大援者

正天下之功說者乃以桓文並稱豈不誤哉

穆文熙襄仲通於敬嬴弑太子惡而立宣公罪不容誅

文子始而不治繼乃悔之欲逐其子歸父晚矣宣叔之論可謂正大

經世鈔文子本欲借題以去歸父又將前弑逆事推卸乾滄一舉兩得後世巧猾老宦每能如此

文子三思後行當以是也然此事豈可聽人所使耶陸彖宣叔季氏之黨也自昔強臣欲除異己者必有奸人左右之始之正言以自表既之助惡以奉勢後世朝臣亦多如此

魏禧歸父遭逐而有禮不亂不攝所以可法凡父死而其信用之人非有夫惡不可忍則必從容以禮去之宜公未殯而成公遽逐其使可謂忍矣穀梁以為悖父胡氏以為忘父允當然其權在行父宣叔當非成公所得主也

音註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二十五

許請去之許臧宣叔名時為魯司寇主遂逐東門氏襄仲居東門氏子家還子家即歸父自晉還及笙及魯境上壇帷復命於介除地為壇而張帷復使命於其介既復命既使命放祖括髮祖衣以麻約髮即位哭即位喪位而哭公薨故踊而出三踊成禮遂奔齊遂奔齊書曰歸父還自晉見

善之也善其以禮進退

